樊酈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周　漢書四十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師古曰高祖時亡命屠狗以給食亦與之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召求迎高祖立爲沛公師古曰在外故求而迎之噲以舍人從攻胡陵方與師古曰皆縣名方音房與音豫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師古曰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者也破之於豐最勝下於薛縣之西與司馬尼戰碭東師古曰尼音女夷反司馬也尼讀與昵同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助官大夫也爵第六級當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文頴曰即公大也爵第七級從攻陽城先登下丘師古曰陽武縣之鄉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張晏曰得在上聞也如淳曰吕氏春秋曰魏文侯以上聞張晏曰名通於天子也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師古曰成武縣屬濟陰郡以卻敵先登斬侯一人師古曰既斬侯一人文更斬亡首六十八賜爵一級從攻秦軍亳南師古曰亳南鄭氏曰亳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冢是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師古曰杠音江擊破趙賁軍開封北師古曰賁音奔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師古曰生獲曰虜賜爵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鄭氏曰亳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冢是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師古曰杠音江擊破趙賁軍開封北師古曰賁音奔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師古曰既斬侯一人文更斬亡首六十八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遇師古曰曲亭名在沛縣東南賜爵七大夫從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瓚曰秦制有封爵無土地師古曰瓚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

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劉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轘轅絕何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雒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也重封者加二號耳攻武關至霸都師古曰南陽之縣也音直益反以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張晏曰正爵名也臣瓚曰曾首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攻宛城先登西至酈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平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閒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中音竹仲反即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

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初入營營鴻門上噲曰師古曰謂以盾擣營門之守備者噲直撞入立帳下師古曰謂擊入撞音丈江反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師古曰與一斗酒噲拜謝起飲之噲既飲卮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師古曰時項羽未為王故高紀云以待將軍此言大王史記作大王亦同今又有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噲亦出招樊噲師古曰沛公所乘之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羽亦因遂

已師古曰已止也無誅沛公之心是曰微樊噲奔入交營誰項羽沛公幾亡師古曰微無也誰問也幾音祈祈亦冀也亡死也誰音才奚反二音十依反後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灼曰白水入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以秦將名也師古曰一說是非也西謂二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過言丁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擊羅雍南破之從攻雍廢城先登師古曰天讀與郎同縣名即右扶風郿縣音脣胎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師古曰壤東地名也在高陵之東也郃敵還為將軍攻趙賁下酈槐里枝中咸陽師古曰川中即二渭之間地也在長安西灌

廢丘最 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高十餘丈言引水灌廢丘城令壞也師古曰高丁遙反最音祖外反 漢王自彭城敗還始灌廢丘此時未也此說非矣自城還更灌廢丘始平定之無二五人時已之雍 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棫郷 師古曰世擊之鄉也今曰工川從攻項籍晉灼曰地理志無也清何有袁棗城功臣表有袁棗仁師古曰既云攻項籍晉灼曰袁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長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睢陽以東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 師古曰即滎陽之廣武 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 師古曰夏音工雅反 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 師古曰周敞 圍項籍陳大破之 師古曰於陳縣圍之 屠胡陵項籍死漢王即皇帝位以嘗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

王臧荼反會從攻虜荼定燕地參王韓信反會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平城還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當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 張晏曰殘者殺傷也師古曰瓚說是 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 師古曰地名即也綦音其 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信軍所將來斬韓信擊豨胡騎撗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

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
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綰
破其丞相抵薊南師古曰抵至也一說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定燕縣十八
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二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
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
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
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噲以呂后弟
呂須為婿生子伉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岡故其比諸將最親先
縣布反時高帝嘗病惡人見之前惡烏路反見賢遍反
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
遫排闥直入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排闥謂排而開之闥音他達反大臣隨之上獨
一宦者從侍古曰閽門寺也宦士患反
官者郎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
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師古曰憊極也音
蒲拜反且陛下病其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
一宦者絕乎師古曰顧猶反也
師古曰謂始皇崩趙高矯為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
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怒
呂氏師古曰惡謂毀譖害其罪惡也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
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遫使陳平
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師古曰即就也陳平畏呂后執噲

詔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稱制而亢母呂
爵邑孝惠六年嗛嗛師古曰稱解也解免其罪得復
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顓權師古曰顓與專同大臣盡
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須等因誅亢舞陽侯中絕
數月孝文帝立迺復封嗛嗛子市人為侯復故邑
薨謚曰共侯子偃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共侯
市人病不能為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
生偃廣甯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
繼絕世封嗛嗛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鄧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鄧音磴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
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
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宛破宛守
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用別將攻旬關
旬關師古曰先言攻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旬關也今在洵陽縣西定襄中
西來商時別從西道平定襄中而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
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拘邑
涇陽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拘邑今在涇陽北地縣氏音支豉反音前賜食邑武城六千戶
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国印師古曰漢以梁相国即下文
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
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孟康曰先登地名也先登

陷陳破荼軍易下（師古曰即今易勝谷）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滎陽萬五千戶別定上谷
因攻代受趙相國印（師古曰初受秦相國印今受趙相國印）與終侯等定
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師古曰守相謂為相而居守者）將
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將太上皇備
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臧荼封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
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
丞相守相大將軍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千石以下至
六百石十九人兩軍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兩疾不
治事（文穎曰兩盲疾病不能治官事）文子寄字況與呂祿善高后崩
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
得入北軍於是遣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呂
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遂得入據北軍遂以誅
諸呂商是歲薨謚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厲況賣
友事景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七
月不能下欒布自平齊來迺滅趙孝景中二年寄
欲取平原君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免
以通封兩它子堅為繚侯（師古曰繚所封邑名）奉商後侵至玄

孫終根武帝時為大常坐廟壖地為人所盜
高祖時功臣自鄂而以下子孫爵皆除元始中賜
凡百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廄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
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
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
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罪生故不傷嬰也）嬰生故不傷嬰（蘇林曰自告情故不傷嬰也）
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擊歲餘掠笞數百終脫
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師古曰肅烽二音）（外夫皮怪贅名時）嬰
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一曰師古曰請文老開）降沛（高祖時也）

高祖為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奉
車（師古曰為沛公御車）從攻胡陵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
張曼皮胡陵平所止縣向嘗為之故與降
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田軍雍丘
以兵車趣攻戰疾（師古曰趣讀曰促謂急速也次下亦倣）賜爵
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
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
封揚熊軍曲遇與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
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師古曰時自相署置之印）又擊秦軍雒陽
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令（鄧展曰今沛郡公丘

縣因奉車師古曰因比又每奉車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
並陽師古曰並陽後為潁陵孫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嬰爵列侯
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
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
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師古曰罷讀曰疲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服
兒棄之服虔曰驧音撥音扶月反物之跋師古曰服音是也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服
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面向樹也雍塞也嬰恐小兒隨己意置一面抱持之樹
也蘇林曰南方謂拯兒為雍樹面者以蔽塞眥目臨視之也師古曰面猶也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
背已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雍樹也
服虔曰因樹而走義亦疎越雍讀曰因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
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豕陽收散兵復振追至東
邑沂陽師古曰沂音魚依反擊項籍軍昌慮下追至東
[illegible]大[illegible]

門兹氏縣名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事高祖顧
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急元於
下邑間也乃賜嬰北第師古曰此第者近北門之第
云北闕甲第當衙之甲第也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
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
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帝
復為太僕八歲曹窋諫曰文侯傳至曾孫頹師古曰頹
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奸自殺國除初嬰為滕
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頹尚主主隨父家姓竇
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為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師古曰繒者
至雍立章邯敗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
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鬬賜爵
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康曰
疾也師古曰疾急速也力強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
至雒陽破秦軍尸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
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
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嬰為郎中
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
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

故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陽南
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縣之
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破漢
王漢王道而西嬰從還軍於雍立王武魏公申徒
反張晏曰故秦將降為公反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
楚騎來衆漢王迺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
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習騎兵今
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
猶言隨從者也嬰雖少然數力戰迺拜嬰為中大夫今李必
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
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饟道師古曰饟餉也音式亮反
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曲下破之所將卒
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晉灼曰下所謂左右千人之騎擊破
柘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柘縣名公者存之今也王武其人姓名也燕亦縣名古音因
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工為樓煩取其捷也師古曰解在項羽傳
連尹一人蘇林曰楚官也擊王武別將相巂白馬下破之所
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迫漢王到雒陽從
北迫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巂遷為御史
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

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師古曰縣名）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破龍且（師古曰嬰攻龍且及留公於假密）卒斬龍且（師古曰嬰所將之卒也其下亦同）生得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師古曰亞次也）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守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身虜騎將入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虞（師古曰僮又取虞又絳三縣戶）名也取音趨又音秋）虞音虞陵（師古曰此論非也謂從下相以東南盡廣陵皆嬰定）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渡淮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遂降彭城虜柱国項佗（師古曰佗音徒何反）降留薛沛郯蕭相（師古曰相音息亮反）攻苦（師古曰苦縣也）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穫頰將一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

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
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雉氏之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吳郡長當時為吳郡長屬破之於吳下）得吳守
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邊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
即帝位賜嬰邑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
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頼
陰二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
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
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
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擊車騎擊破胡騎於營不
（師古曰沙音千坐反）至平城為胡所困從擊東垣北別攻豬永丞相
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又特將五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
卒也特獨也各獨為將）降曲逆盡故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
縣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
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
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錄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
將卒斬其小[illegible]人追北至淮上益邑二千五百
戶布已破高[illegible]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
食品凡從[illegible]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
十六定國一[illegible]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
各一人二千石十八[illegible]嬰歸高帝以列侯

事惠帝及呂后呂后
之舉兵西呂祿等將
陽乃與絳侯等謀因
事師古曰風讀曰諷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
兵歸嬰自荥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
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
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
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漸北王反詔
罷嬰兵後歲餘以丞相薨謚曰懿侯傳至孫彊有
罪絕武帝復封竇蔡為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

除傅寬以舩君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
安陽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陵武斬
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寬封
號共德君師古曰共讀曰恭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
食邑雕陰子孟康曰縣名屬上郡從擊項籍懷服度曰持高帝令懷
即今懷州縣名也師古曰地屬淮陰張晏曰韓信為相國云淮陰者終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
屬相國參殘博師古曰參曹參也博太山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
世世勿絕封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

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也備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
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嗇擊豨一月徙為代
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國有擊討則將卒屯師古曰屯聚也非也時代國常有也兵以備邊寇寬急隨相兼將屯也
凡二歲為丞相將屯孝惠五年薨謚曰景侯傳至
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靳歙以中消從起宛朐師古曰歙音翕宛音於元反朐音其于反攻濟陽破
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如淳曰騎將卒號為于人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也張晏曰騎長主車也
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一又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
公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還騎都尉從定三秦別
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
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
漢軍敗還保雍斤斥
邪說軍茵南破之略取梁地別西擊
入司馬候十二人降章邯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
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
從攻安陽以東至華得騎
將司馬二人候四人

邯鄲別下平陽身斬丞相司馬
李奇曰或以為邯鄲守也守丞再
兵郡守也師古曰當言在邯鄲守
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
軍成皐南擊絕楚饟遂追起櫟陽
下略地東至鄧郡下邽南至華
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
馬以下八人各得其軍
送致於櫟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
定食四千六百戶為信武侯
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

梁趙齊燕楚重騎別擊降絳侯
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
凡斬首九十級虜首四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
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
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薨謚
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
池陽縣
從東擊項羽籍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
信軍襄國戰有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緤為信

武侯師古曰以其忠信故加此號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
綰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
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
年更封綰為燕王服虔曰音管剛之翦蘇林曰音薄潘反
崩從邑言翦非也呂忱音陪而揩漢春秋作
濡城侯陪濡亦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肯反孝文五年薨謚曰
貞侯子信嗣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綰子應為鄚侯
蘇林曰音
多屬沛國應為不當有罪國除
贊曰仲尼稱柔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舍諸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為弟子伴曰發此言也犁雜色騂赤色也
言而自美嘿為犁雖以牛喻犁色而欲不用
山川等貴置之喻父雖不好不言子之美三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

基不如逢時張晏曰茲基鋤也言雖有田具值時乃獲信矣撰噲夏侯嬰灌
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師古曰鼓刀謂屠狗也豬豈自知
附驥之尾師古曰蓋以蚊蝱喻驥之尾則涉千里勒功帝籙剖符慶流子孫哉
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
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師古曰周勃寄將軍印
雖權呂祿以安社稷謂存君親可也

樊酈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班固 漢書 師古注

張蒼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書柱下史之著為御史主其事或曰方書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有罪亡歸又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鑕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為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

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相燕王臧荼反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爲計相（文穎曰以能計故号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号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国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爲官号與計相同時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是時蕭何爲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黜布反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周昌者沛人也其從昆弟（師古曰昆弟猶言兄弟也）故爲泗水卒史（如淳曰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守監於是哙昌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昌爲職志（應劭曰幸主職也鄒氏曰王雍志也師古曰志念與職同言武異及詩）爲客（張晏曰爲帳下寵客不掌官也）從入關破秦佈公立爲漢王以昌爲御史大夫昌爲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周守滎陽城欲令周將（師古曰將音子匠反）詈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師古曰趣讀曰足也趣音千玉反）項王怒亨周漢王於是拜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爲汾陰侯高子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昌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師古曰下音胡駕反）昌每燕入奏事（孟康曰以上宴安將入奏事師古

曰燕謂安閑之居也 帝遂得騎昌項問息夫人吃 師古曰擁蔽也 昌還走 師古曰還謂却退也 高師古曰吃言之難也音訖 又盛怒曰呂公 師古曰以口吃之故每重言期期 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師古曰以口吃之故每重言期期 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 師古曰王后之東西室皆 見昌為跪謝曰微 師古曰言少 君大子幾廢 師古曰言幾無 先悉音鉅依 及 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

之後不全也趙堯為 名公卿號也師古曰音居虞 謂御史趙人方與公 孟康曰方與縣 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勿輕易之耳間至 師古曰間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心不樂非歌舞辈 師古曰言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禍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出 師古曰不知計所出堯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貴強相及呂呂太子辈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辈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

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
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
師古曰固必也言必欲勞煩公公彊為我相趙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次下亦同昌泣曰臣
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
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左下也謂貶秩位為卑皆類此然吾
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又得已強行師古曰已止也於是
徙御史大夫呂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特御史大
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
以易堯師古曰言莫可為之餘人不能勝也易代也遂拜堯為御史
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擊陳豨有功

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太子立是為孝惠帝孝惠帝
二年少寵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二年且亦疾不能
臣不敢遣王二年且亦疾不能
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
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微有
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鴆殺昌
龔論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
孫元壽元為安陽侯有罪國除
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

呂趙王其相昌令
向帝屬臣趙王師古曰屬委也
詔太后怒迺使使
曰爾不知我之怨
罷使使召趙王王
病不朝見三歲而
國除景帝復封昌
趙堯既代周昌為
高后九年怨堯前

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曰畫謂畫計策也周昌為相之
任敖為御史大夫任敖沛人也
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盡
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
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遷
敖堅守荊為置河南守令食邑千八
史大夫三歲免文元年薨諡
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
陽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
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

縱侯筰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漢興
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皆為計相時緒
正律曆文穎曰緒尋也謂尋其統緒而正之
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革師古曰革改也推五德之運以
為漢當水德之時上黑故改律調樂入之音聲
及以比定律令孟康曰以比方之也晉灼曰謂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
之或曰比謂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
以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條入以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
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
言吹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至於為丞相卒就之師古曰卒
也終也就成
故漢家言律曆者本張蒼蒼凡好書無所不觀

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師古曰邃深也音先遂反著德安國侯王陵師古曰以救其死刑故也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著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著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博謂傳沙也晉直戀反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著著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土德時麻制度張晏曰以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草創始也更元年著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著任人爲中候張晏曰所選事保任也校中候官名師古曰候人爲中候之官大爲姦利上以爲讓師古曰用此事責之著著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謚曰文侯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

侯公長不滿五尺著長八尺餘著子復長八尺又弘類長六尺餘著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師古曰言婦人乳子之時也妻妾以百數當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卒著書大篇言陰陽律歷事

中尉嘉梁人也以材官張晏曰材官之多力能引強踏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者曰蹶張師古曰今之弩弓張者曰蹶張音厥音居衛反隊率師古曰隊之言卒也音徐類反從擊黥布守孝文元年舉故將內侯食邑二千戶嘉

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省奏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又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夫壽爲丞相因故邑封爲師古曰見謂現在之人乃以御史大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故安侯嘉爲人康直門萬文帝常燕飲過家嘉見竇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君上旁有怠慢之禮嘉輒進言曰陛下幸愛言欲之罷朝坐府中嘉爲羣臣則宜畏之至於師古曰敬也不可以不肅師古曰肅敬也上曰君勿言吾吾私之師古曰私愛也徼召通而丞相府師古曰徼召也徼音工堯反使不來旦斬通通恐入

言上上曰汝第往師古曰第但也吾今使人召若師古曰若汝也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師古曰其故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史曰今便行斬之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固通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工泣曰丞相幾殺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嘉爲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師古曰適讀曰謫而丞相嘉自絀師古曰絀退也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

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埳垣也
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淳曰埳音苦感反
文穎師古曰埳音苦感反
爲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
師古曰內
首於天子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守非真廟
垣乃外埳垣故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
淳曰冗音如勇反
又我使爲之錯無罪寵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
斬錯乃請之師古曰言先
斬而後奏
死諡曰節侯傳子至孫史有罪国除自嘉薨後開
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
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翟商陵侯趙周皆以列侯繼

踵蹈蹈廉謹師古曰踵躡持整之
言皃也蹈音初角反
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蕭文好律歷爲漢名相師古曰文好律歷猶
專遵用秦之顓頊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頊歷
周吕未強人也師古曰言其不強健也
何哉師古曰何哉何爲其然哉
曹陳平畢奏師古曰始近也言其
識見不如蕭曹等也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二十二

前漢六十二 班固 漢書四十三

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秘書監上護軍襄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鄭氏曰魄音薄各反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為里監門然更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曰吏及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皆握齪好苛禮師古曰苛煩碎也齪音初角反人師古曰徇亦略也音辭峻反食其聞其將皆握齪好苛禮師古曰苛煩碎也齪音初角反人師古曰徇亦略也音辭峻反

里中子師古曰服虔云食其里子適會作市公時士晉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時問邑中賢豪騎

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
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師古曰先謂紹介也若見沛公師古曰若汝也謂
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
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諸
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師古曰溺讀曰尿音乃弔反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弟言
之師古曰弟但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
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下皆類此
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
洗而見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
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
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如僮豎也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
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
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師古曰輟止也起衣著衣也
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国從衡時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衡讀曰橫也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
乃合之卒師古曰乃合謂如破冗之衆合而不齊同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天下之
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央凡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自知其令師古曰素與其縣令相知

今請使令下足下師古曰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巨
下降也
爲勞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
號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
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
項羽擊漢板榮陽漢兵遁保鞏楚入閒韓信破趙
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救謂及梁韓信方東擊
齊漢七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雒谷
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
不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敗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
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

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還兵而東令
徐音立略反
適守分守成皐師古曰適讀曰謫謫亦謂守之有罪謫者即所謂適戍
資漢方今整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師古曰不圖進取
是爲自奪便利也
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師古
曰耒手耕時木也音
盡對反紝讀曰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
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師古曰敖庾即敖倉
塞成皐之
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之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
廣昌之西行音胡剛反
距飛狐之口
西南師古曰蔡說是壺關飛狐之名守白馬之津以示諸
侯形制之勢師古曰以也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

以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
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恃河濟（師古曰負恃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言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
可以歲月破也願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
獨東藩上曰善酈生遂從其書復令敖倉而使食其說
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
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
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
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
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
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
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數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
後降城即以法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
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爲之用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項王方併也）
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項王方併也）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
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師古曰言項羽
吝爵賞而愛惜舊恩）戰勝而不得其賞攻城而不得其封非項
氏莫得用事（師古曰言唯任同姓之親）爲人刻印玩而不能授（孟康
曰刻謂鐫無復廉鍔也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使印不能授人師古曰韓信傳作則此作玩者義各通不必說非也）攻城得
賂積財而不能賞大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爲之

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師古曰援下引也音爰）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蒲坂也既有魏名故謂此爲北）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庾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三鼂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守戰備縱食其日縱酒（師古曰縱謂放恣意而飲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軾車前橫木隆起者也云馮軾者言但安王乘車而游說乎用與衆迺夜襲龍且平原襄鄭

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己（師古曰言其與韓信通謀）迺亨食其已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疐（師古曰疐音竹二反）故封疐爲高梁侯後更食

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師古曰辯謂其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佗音徒何反）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服虔曰魋音椎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髻者撮之髻也如椎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

莫有其定今足下反天性欲以區區之越與
師古曰猶言非毋之國
天子抗衡為敵國
師古曰言區區小貌
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桀並起
師古曰正亦政也
唯
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
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
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
天之所建也天子閒居北闕
師古曰天子以諸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
暴逆將相欲發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
休之遣使授君王印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
稱臣
師古曰郊迎謂出郊迎之
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
師古曰集猶成也
屈

強於此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屈強謂不柔服也
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
冢墓夷種宗族
師古曰謂平除其種族
使一偏將十萬衆臨
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師古曰言易於是佗迺蹶
然起坐
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蹶音厥
謝曰
謝猶辭也
因問賈曰我孰與
師古曰與如也
賈曰王
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
師古曰與皇帝起豐沛
討暴秦誅滅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
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君
天下之富制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
地剖判未治一言也
師古曰開闢以來未嘗有也
今王衆不過數萬

皆蠻夷嶇嶇區山海間師古曰嶇音丘宜反嶇音區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君中國何處遠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道理而不如漢也蒙音莫孔反迺大說賈師古曰說讀曰悅悅謂愛悅之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師古曰言素所不聞者日聞之則賜賈裏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如淳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遮禦行故曰橐中裝也它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它送也師古曰猶餘也賈卒拜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賈爲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極盡也好用兵卒爲越所滅智伯貪而好勝驕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喪之夫音扶差音楚宜反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賈後以爲姓張晏曰莊襄王爲質於趙還爲太子遂稱趙氏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是鄉使秦以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嚮安爲也高帝不懌師古曰懌和樂也有慙色乃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師古曰其書今見存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

有口者師古曰有口謂辯士賈自度不能爭之師古度音徒洛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師古曰好時縣名雍州好時縣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裝貲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貲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師古曰又改向一子處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師古曰非謂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作數爲賓客率計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至也上過音工禾反數音所角反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

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平常燕居深念師古曰念思也以国家之安故靜居獨慮思其方策賈往不請直入坐師古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陳平文念不見賈師古曰思慮之際故不覺賈至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音初委反賈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柰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相和則士豫附師古曰豫素也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師古曰絳侯與我相戲輕易其言耳君何

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
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師古曰厚為共具而與太尉
陳酣太尉亦報如之而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
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
孟康曰言狼籍甚盛
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
佗去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纛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
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
朱建楚人也坐事免家居長安為人辯有口
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居長安為人辯有口
事布布欲反及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
遂反如淳曰家者布臣也臣賛曰布用梁而遂反師古曰賛說是也漢既誅布聞建諫
康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
呂太后師古曰欲與相知欲知建審食其與建
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師古曰貸音土得反陸賈素與建
善乃見賀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
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不然平原君素以其母故
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今又母在故義不知君也
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迺奉

百金祝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祝言以首令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師古曰布帛曰賻以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師古曰不可自言之天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謁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師古曰皆幸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閎孺斯則二人皆名為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閎籍孺誤剩籍字後人所妄加耳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師古曰下音胡侯幸太后而下吏師古曰嫁反他皆類此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昌太后宮怒亦誅君君何不內相為辟陽侯言帝師古曰內謂隧其衣袖中見內非從外入也帝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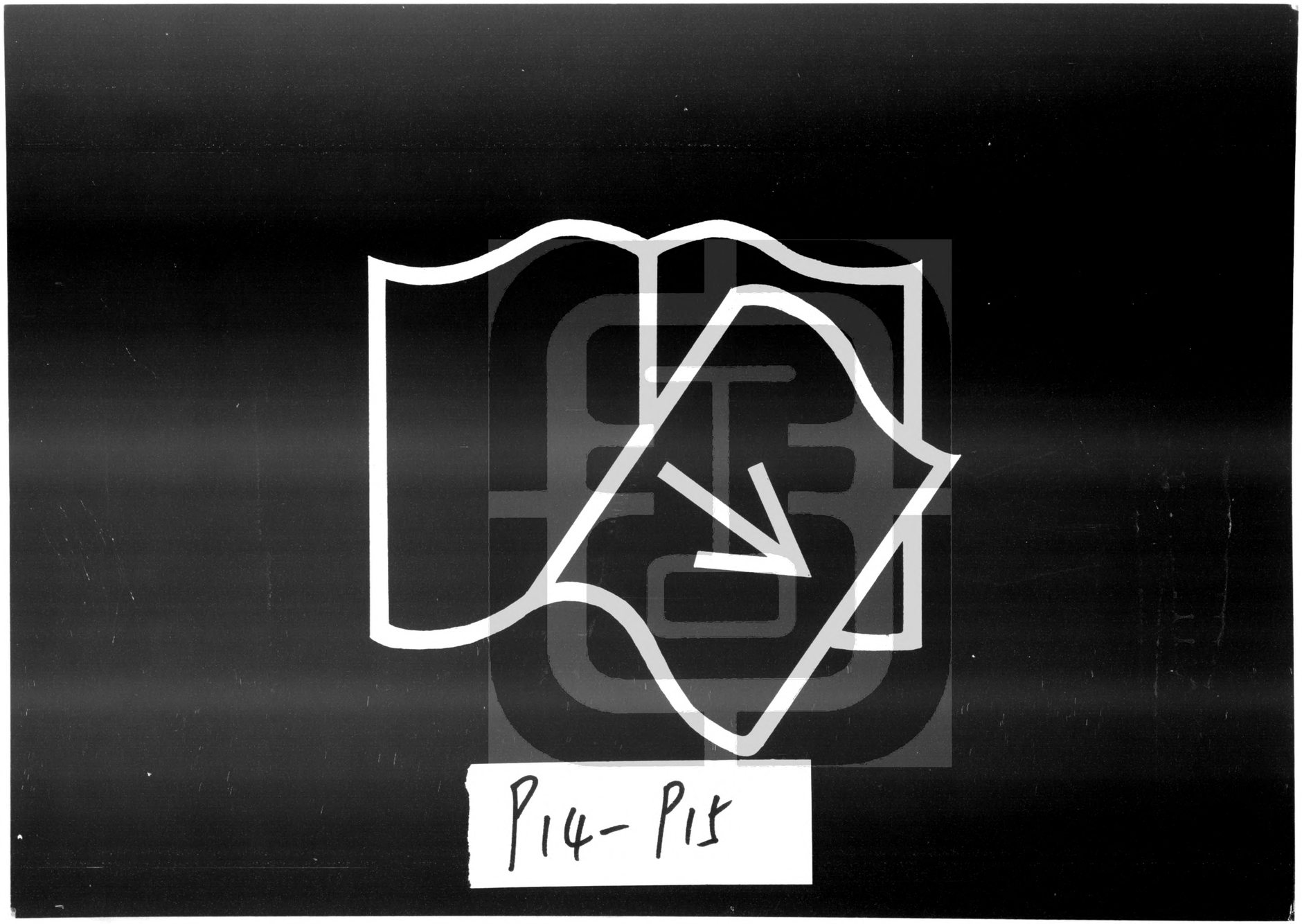
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具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皆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師古曰辟陽侯頗諸呂相親信為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黨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為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師古曰乃汝也遂自剄文帝聞

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遁召其子拜爲中大夫
使匈奴單于無禮冒單于遂死匈奴中
妻訟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
輓輅（蘇林曰輅音束縛之絡一木橫推之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師古曰二音同土戶也）見齊人虞
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上召見賜食已而問訟訟曰
昜交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訟訟曰
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訟曰陛下
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師古曰邰邑名也即今武功故城是其處音吐材反）積德累善十餘世（師古曰絫古累字）公劉避桀居豳
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師古曰箠馬策也杖者以示無所撝勞持也箠音止蕊糸反）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
訟（文穎曰二国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州是也芮今芮城縣是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
海濱來歸之（師古曰濱涯也音賓又音頻）武王伐紂不期孟津上
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
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諸侯四方納
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
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
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師古曰謂東周君西周君）天下莫
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

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者取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師古曰夷創也音痍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師古曰侔等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師古曰卒讀曰猝之地此所謂天府師古曰府聚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搤扼也亢音岡又音下郎反謂捉持之也搤與扼同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

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張晏曰奉春蓋之始以其首勸都關中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師古曰匿藏也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見所長師古曰矜誇也今臣往徒見羸畜老弱師古曰羸瘦也此必欲

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
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鴈門兵已業行
上怒罵敬曰豎虜以言得官迺今妄言以沮吾軍師古曰沮壞也音才呂反械繫敬廣武廣武縣名屬鴈門遂往至平城
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
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
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女胡當是時冒
頓單于彊控弦四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
師古曰罷讀曰疲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
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
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
奈何師古曰顧思念也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
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師古曰鮮寡也問遺謂餽饋之也鮮音仙善反問音去吝反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師古曰風讀曰諷
子壻死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公抗禮哉
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



P14- P15

室及後宮許擇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師古曰近音其靳反高帝曰善吾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師古曰言唯以此自隨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選家人子長安近者七百里安而名之為公主使翁往結和親約約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師古曰言匈奴之人白羊樓煩之王也十二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上可其奏乃詳為公主發長安中新破師古曰詳偽也秦時號為關中貴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

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富實都鄙中貴少人北近胡寇肥饒可益實矣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二國之王族今陛下雖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創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師古曰言行德教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五帝不相襲何禮師古曰言各因時變也鄙言不通吾所欲三十人西師古曰西謂關西及上左右為多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乃亏為餘最野外應劭曰亏古於字通用素行禮義之官也春秋傳曰晉侯蒐於綿上為簡車之次也春秋左氏說曰蒐音搜索營之言禮儀貴賤各有尊卑之次也孟子說反如說曰之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拜師古曰習亦習也音弋入反會十月淳七年長樂官成諸侯羣臣

朝十月師古曰謁會七年十月而長安城宮新成也洪時尚儀師古曰朝威之禮文家法書十月儀
叙其下仪法先言仪始此也先平明師古曰謂未旦時也謁者治禮引公卿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戊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師古曰志表識同音式吏反傳曰趨師古曰陳声教令者皆趨進疾行為敬也毀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師古曰俠与挾同挾其兩旁每一陛皆數百人也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師古曰鄉讀曰嚮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七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章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礼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礼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盧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声而賀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讌罷復置酒

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徙通為奉常師古曰新定百官公卿表奉常掌宗廟礼仪為太常景帝中六年更名也進曰諸儒生難進易退願陛下宜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金五百金斤直萬錢也上講上通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帝欲廢適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

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以不早定扶蘇之計
立胡亥滅絕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
聞之莫不悲哀願陛下察其言而立之以安
宗廟若令奸臣得行其計則天下土崩瓦解
不可救矣臣願先伏誅以頭血汙地高帝曰公罷
就舍吾將熟計之留侯曰雖陛下欲廢適而立
少子臣願陛下必先召此四人者四人者來為
太子特戲耳師古曰戲謂相與為游戲也
震動秦庭以天下戲其可乎且臣嘗從東
留侯所招從太子入見上竟酒見
帝崩孝惠即位酒謂呂后曰
習從通爲奉常師古曰又重為也
築武庫南如淳曰作復道方炤反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冠月出
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爲之應劭曰月
之時高帝神遊故出冠備法駕導從
冠失之陳也
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師古曰謂宗廟事
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

衣冠乃出游之益東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庸師古曰薦記曰仲春之月薦以含桃先薦寢廟即此也今所謂櫻桃者是也櫻音於耕反願陛下出因取櫻桃宗廟上許之諸侯獻由此興賛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繒紳之徒騁其知辯師古曰繒紳儒者之服也解在劾祝意並武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力師古曰此語出本論語子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安叔孫通舍抱鼓而立二王之儀師古曰抱者繫雅所以擊戰陣之鼓也舍抱鼓者言新置戰陣之事別創儀式之禮故云二王之儀也抱音薜其字從木遇其時也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

師古曰酈況而無足曰鑊音胡郭反朱建始名藏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著語以口陳古曰以父諸言口不受鳶烹容平勃之間綏寧劉氏相以彊社稷身名俱傳最高孝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敖custom有身趙王不敢內宮師古曰不敢內之於宮中舍之也及貫高等謀反事發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吉吏曰得幸上有子師古曰謂生男也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不肯白辟陽侯不強爭厲王母已生厲王

母上上悔師古曰悔不謹其母令呂后之而葬真定真
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
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
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侯辟陽侯不敢
發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為最親師古曰謂高帝子於二人在
數不奉法師古曰驕
孟友從上入苑獵与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
力力扛鼎師古曰扛
即自裹金椎椎之師古曰裹金椎藏
淳曰刻其形体備王并也師古曰椎擊也
直斷其頭非五刑也言直使死耳
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
母不當坐趙王辭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予罪一
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三
也臣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
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
子諸大臣皆憚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
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具反
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淳曰重直用反師古曰時帝易薄昭為將軍尊
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師古曰數音所具反竊聞大王
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

奉大王也其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
皇帝初即位昆弟之
欲使錯在王國
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
師古曰卒終也
使大王得三縣
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有
異昆弟之歡
師古曰異
異也
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
吏與其間
師古曰與讀曰豫謂
不令吏干豫治其事
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
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
皇帝數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
鄭玄曰不從正法聽
王自置二千石師古
曰數古疏字
數謂曲也
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
之欲反
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
師古曰毋失
不失也南面
之謂王治也
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
皇帝之厚
德令迺輕言遂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
王以千里爲宅
師古曰宅居也
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
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
師古曰沐亦頓字也蒙冒也沐洗
也風雨而冒胡內反字從午未之未
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
師古曰瘡傷也
以爲子孫成萬
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
先帝之艱苦甚
夜休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
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不甚過且夫貪讓國
士之名輕廢
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
不能守不可以言孝父不求長陵而求
先毋後父

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鄭氏曰誼讀說非也說謂悅也幸臣有罪亡者匿
曰淮南王呼帝爲大兄也師古曰匿謂隱也
守毋家自爲治郡而奉置行用此於高兄耳
立斷小者內刑不仁師古曰斷謂專也貴布衣一劒之任賤
王侯之位不知不學明大道觸情妄行不羊師古曰言任情意
面之位奮諸賁之勇應劭曰呂矢專諸豫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常出入危亡
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以安周弭相殺
其弟以反國章昭曰子紂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
安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毐於咸陽宮也頃王亡代高帝奪
之國以便事應劭曰欲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爲郃陽侯以便國家也師古曰便
吉頗反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應劭曰濟北王興居
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
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
於大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子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
舍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王所吏主者
坐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
縣令主皆謂王官屬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
行主諸從蠻夷來歸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
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三之

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

以下爲之柰何夫墮官

付衣貨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貨賤之人反哀憐之隨生言以規反

笑以著先帝之德師古曰著屬厚也

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

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

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嘗常也恐畏死也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

行多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追念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昌邑弟歡欣次上羣臣皆得延

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速也已語終辭王得書不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輮涌侯柴

岭阻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

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迺使

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

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

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

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擬天子師古曰擬比也擅爲法令

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收聚漢

諸侯人及有罪亡者與居爲治家室賜與財物

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如淳

曰賜亡叛來者如賜其国二十石也臣瓚曰奉叛者以二千石之秩祿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奉音扶用反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

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大夫名也師古曰既曰大夫但又云伍開章明其爲大夫也上言男子但等者揔謂反入耳不妨大夫也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師古曰姓簡名忌簡音蘇板反助傳作閒字音內耳今流俗書本此簡字或有作簡者非也既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驗緒故云閉口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譙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譙誰也實葬肥陵誰云不知處譙音慊又言莫連反下亦同又陽聚士檮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者豎木爲之若柱形也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亡命棄市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

曰亡命者當棄市而五藏之許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師古曰爲音于僞反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及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齎吊五十四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譙曰無勞苦者南海五織上書獻辟帛皇帝忌擅赦其書奏不以聞文穎曰忌簡忌也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譙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弃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

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
曰其改長死罪減爲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
張晏曰嚴道郡縣也邛郵置名也師古曰郵行書之舍音竟遣其子子母從居
子之嫗妄縣爲築蓋家室皆具奉養如列侯食
師古曰炊器釜也南之屬食器盂擬之屬制曰可食長給肉日五斤師古曰食音飤
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師古曰上言子母則有子者令從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則亦令從之於是盡誅所與謀者遣長
載以輜車師古曰輜衣車也音留令縣次傳爰盎諫曰上素驕
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傅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
剛令暴摧折之臣也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
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師古曰言令其悔却追還
也復音扶目反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
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孟
曰檻車有封也至雍師古曰雍扶風雍縣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
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
柰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柰何曰獨斬丞相御
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
南王不發封餽侍者師古曰逮追捕之也餽亦饋字耳皆棄市迺以列
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
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迺封子安爲阜陵

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陽周侯子良爲東城侯
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孟康曰尺帛斗粟猶尚不
弁況於兄弟而更相廚乎
臣瓚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
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說是上聞之曰昔堯
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師古曰鯀及兄十也皆堯
舜之同姓故云骨肉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代負淮南地邪迺
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諡淮南王爲厲王置
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
失國早薨迺徙淮南王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
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江王東城侯良
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
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
迺屬之師古曰屬謂以兵委之也屬音之欲反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
而以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音灼曰功臣表曲蠋
邑也師古曰音說
二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
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迺勞
若之師古曰若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
及薨遂賜謚爲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

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戎狄接徙爲衡山王江北

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師古曰善言其不喜也許叟反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金白銀也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師古曰天子脈屬爲辯從父叔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師古曰賜賜書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師古曰草謂爲文之藁草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日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輒稱引詩書及方技賦頌民莫能及後寵坐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師古曰田蚡武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玉路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西游揚以爲王還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會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游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

多賜子之王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慧了而口辯）王愛陵多子金錢為中詗長安（孟康曰詗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為詗王使其女為偵於中也如淳曰詗音枉政反偵者義與詗同然音則異音丑政反）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茶愛幸（師古曰茶考后名也音塗）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為太子妃（脩成君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內泄事迺與太子謀令詐不愛妃妃求去王迺上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王迺上書謝歸之后茶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言引而致之）太子學用劒自以為人莫及

聞郎中雷被巧（師古曰被音皮義不然也巧及巧諧善用劒也）召與戲被宣再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軹詐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譖毀之於王也）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為庶人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冒頓朔雪下廷尉河南河南治（師古曰章下廷尉及河南令於河南雜治其事）連淮南欲毋遣太子（師古曰王前遣太子）太子未定猶與十餘日（師古曰與讀曰豫）會有詔即遣太子（師古曰不順王意）遲留（師古曰不順王意）太子應遲書（師古曰應對也遲書謂河南）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師古曰壽春縣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言（師古曰言告相事）下廷尉治

從迹連王（師古曰從讀曰蹤）王使人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遲謀曰漢使即逮王入必衣衛士衣持戟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相以發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顏色和問反（師古曰即更無罪度音徒各反）不發中尉還以視漢中尉方即訊驗王（師古曰即亦席也）王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計度）雷被辜百自殺聞公卿治皆曰淮南王安等格明詔（師古曰雍讀曰壅格音閣謂被閣不行之）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萬餘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開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閒漢使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司復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恥之為反謀益甚遣使者道長安交（師古曰道從也）為妄言言上無男即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古曰夷反猶治也）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

（師古曰人宗師古曰從讀曰蹤）（師古曰即亦席也）（師古曰即亦席也）（師古曰自計度）（師古曰雍讀曰壅格音閣謂被閣不行之）（師古曰道從也）（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師古曰治及有男也）（師古曰夷猶也言耳非反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也）（師古曰夷猶也言耳非反也）（師古曰即亦席也）（師古曰自計度）（師古曰雍讀曰壅格音閣謂被閣不行之）（師古曰道從也）（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師古曰治及有男也）（師古曰夷猶也言耳非反也）

豈子乎王有尊子不害最長師古曰尊謂也王哭愛后太子
皆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后不以為子太子不以為兄秩數不害子建材高
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爻服虔曰不省錄寺著兄弟數中也時詣侯皆
得分子弟為侯師古曰分封之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
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結交師古曰通謁人交通為援欲害太子以
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擊治建建具知太子之
欲謀殺漢中尉郎使所善嚴正上書天子曰
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得令淮南王孫建材
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當死害建建父不害無
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數問具知淮南王陰

事書既聞上以下其書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
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迺疑淮
南有畔逆計深探其意欲以揆其術乃為淮南
子及當與初王亡數以舉兵誅伍被張晏曰為河南治建辭引大
吳楚七國為效師古曰言不成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
勢不同必敗亡父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
問被被為言發兵如經之銳則故云銳也被在被雷諫之以
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經之銳則故云銳也被在被雷諫之以
漢史大夫將兵一千石衛官從入宮中作皇帝璽盖相
近

郡太守都尉治漢使節法冠
欲如伍被計使人爲得罪而西
罪之狀而言也西謂如京師也事大將軍
衛青師古曰發兵以擊王謀反故云
而秦誅王通與伍被謀爲矢以宮中甲二千石
通而秦誅之言誅止其人欲之意也矢以宮中甲取其堅利也師古曰晉義是
殺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曰衣著也解在高紀呼言曰南越兵入師
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者其急之書也解在高紀呼言曰南越兵入師
曰呼音火故反欲因以發兵迎使人之廬江會稽爲求盜持
決廷尉以建辟
太子遷闔上遣廷尉監與淮南
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
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辭師古曰不應召而云
已出也解者解說也若今言公跡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
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師古曰遣出去計猶
與未決師古曰與讀曰豫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吏中尉所與
謀殺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
前數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
會逮師古曰會謂遮逮謂書而往也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
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
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園姦宮盡捕王宮賓

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有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曰謂真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者以上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師古曰本有重罪自從其刑此縱無以狀者亦皆免消爵為七伍毋得官為吏者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為近幸之人非吏人者以章安之罪師古曰章明也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奚國除為九江郡師古曰奚謂誅滅之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爽女無采少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

子二人皇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師古曰兄
有嫌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具亦心結怨怨
應之恐爲所并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
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服之師古曰
擊答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上
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
又數侵奪公田壞人冢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
王上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黃綬六百石以下自除國中公以王之
惡天子皆爲置衡山王以此恚與豪傑謀求能爲兵
法候星氣者日夜縱臾師古曰縱謂勸動也后乘舒死立爲后
相妬厭姬乃惡徐來於太子師古曰恚怨也厭於葉反
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
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以此怨太子數惡之於
王女弟無采嫁弃歸師古曰無采夫家所弃而歸也
數讓之師古曰上數音所角反下數音所具反與其客姦太子數以
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以計愛之
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以事計須撫之
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旁妻王疑
太子使人傷之答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

無采惡太子寘不廢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怒
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
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污之
欲并廢二子而以己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
惡己無已時師古曰已止也數欲與亂以止其谷后欲
太子太子前為壽閎據后股求與郎后怒以告王
王迺召欲縛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而立孝迺
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婢王強食請上
書即背下去王使人中之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
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以親幸王意

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多給金
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徼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
養勸之師古曰將讀曰
王遂稍畜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輴
車鉤天刻天子鼎騶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其士如
周亞夫等子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反時請得漢黃千石者數稱引吳禁反時計畫
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
望如是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迺
昆弟語師古曰為親愛之言
除前除約束反具師古曰共契約為反具
山王即上書請朝上賜不朝使人上書請廢

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車鋌矢與王御者奸妾至長安來及上書即吏捕驗以淮南事繫師古曰漢有司捕繫之王聞之恐其言國陰事即上書告太子以為不道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家吏劾孝首匿喜師古曰匿藏也藏匿之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收赤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師古曰就問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守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人與已反而自得除反罪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弃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三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子寬嗣十二年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誅人倫師古曰誅亂也晉布內反又祠祭祝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

王王以刃自剄死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師古曰此魯僖頌宮之章也膺當也懲艾也荊楚也舒君名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荊舒特立恣彊獨好為寇亂常須以兵膺當而懲艾也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濟北王以親戚高帝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剖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剖判與畜同音之戎反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師古曰仍頻也再亡謂身及子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隨也師古曰剖音普口反作亂迺自古詘之矣師古曰詘音丘勿反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前漢弘農楊雄子雲

前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班固 漢書四十五

祕書監王護軍琅邪縣開國學顏 師古 注

前通范陽人也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音蜀郡之縣也非其音也今俗語猶然其音訛耳通本亦或作蒯蒯通本或作劃劃音胡卦反後史家追書為蒯通耳蒯音普夬反齊辯士蒯通 本與武帝諱師古曰本名為徹其後史家追書為通耳 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聞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劓人之足黥人之首甚眾慈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今天下大亂秦

政不施師古曰施施也音式智反則燕必懈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名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目反此通之所以弔者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之不肖使人假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師古曰假借也說音式芮反曰今將舉兵而攻人之城略人之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爲君恥之師古曰恥辱也說音弋雪反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爲君計之以爲宛矣師古曰宛猶屈也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臣因對曰范陽令宜藸頭其士卒以守戰者也快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之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襲城固守孟康曰襲比也以城自號比音必寐反皆爲釜城湯池不可攻也何古曰金以喻堅陽喻衆熟不可近爲君計者莫若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令假比皆見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易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

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齊有詔將軍乎師古曰間使謂使人
何間隙而軍行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
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也音徒弔反將軍將數萬之衆迥下趙
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
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襲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
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
生爲欺己而亨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爲齊
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爲齊王以安
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前通知天下
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

人之術相者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
背貴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貴大貴信曰何謂也通因請閒
師古曰不欲顯言故請閒隙而私說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謹
呼師古曰建號者自立爲侯王呼音火故反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古
亟雜襲猶雜沓風至風起師古曰飄讀曰飄言相雜而累積飄至風起謂疾風音必遙反當此之時憂在
亡秦而已師古曰志滅秦所憂者唯此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
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衆距鞏雒阻
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也不救謂
無援助敗滎陽傷成皐張晏曰於成皐傷衆也還走宛葉之間此所
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敖城轉鬬逐北至滎陽

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言因其勝勢而威震天下
閒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師古曰至今已三年
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師古曰罷讀曰疲以臣料之師古曰料量也非天下賢聖其埶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雨主縣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音丁敢反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埶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舉甲奸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鄉讀曰嚮西鄉偏正楚以救之戰鬥士卒不死亡故百姓請命也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師古曰深拱猶高拱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頸之交及爭張黶陳釋之事師古曰黶音一琰反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師古曰竄逃匿之藏也借兵東下戰於鄗北成安君死於泜水之南師古曰鄗音呼各反泜音祇又音丁計反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

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釋之事者故臣以為足下過矣師古曰令句踐致霸功也伯讀曰霸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師古曰伯讀曰霸文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彈走犬亨師古曰彈盡也音丁旦反盡烹良弓敵國破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是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衆遂斬龍且西鄉以報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鄉讀曰嚮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師古曰言其謀略奇異世所布有介足下挾不賞之功載震主之威歸藩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師古曰安焉也此下亦同夫軋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願足下孰慮之蒯通復說曰聽者事之聰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事之機也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器為儋受二斛曰石也師古曰儋音都濫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也計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與不如逢蠆蠆

致士（師古曰致猶送也）（師古曰士謂賢能之人）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也）（師古曰賁音奔）蹈難成而易敗時（師古曰此古語歎時之不可失）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忠其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元令龍安）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煎通迺詔齊召煎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曰若汝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張晏曰以鹿喻帝位）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師古曰顧念也）可殫誅（師古曰殫盡也）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王不與者死（師古曰劫而取之從則殺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之（師古曰自恥從亂以為醜惡也）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請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諸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

姑以為盜怒而遂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師古曰謝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也即東組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曰組織也組音側加反昨暮夜大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治謂療治死犬療音以善反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速也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縗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適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多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後士也隱居不嫁未嘗里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愛命皆以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亨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其義深長也

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乃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伍被楚人也師古曰姓伍名被音皮義反或言是時淮南中郎是時淮南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俊以百數被為冠首師古曰最居其上也父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

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吳王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三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臣將為大王畫計直臣閭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曰言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豫見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言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也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師古曰錯置也遵循也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羔隸貢獻東甌入朝師古曰甌西南夷也音烏侯反廣長榆施湮曰廣謂斥天之也長榆基於王恢所謂樹榆以為塞者也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即漢書所云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

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迺敢飲
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
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大蔡太子（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菜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蔡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反食地為號又言外家姓近為得之亦猶漢之栗太子也）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延公卿列侯皆如休侯而寇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為劉氏（劭曰禮敬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私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相時唯酒沃酹師古曰如說是也）受凡杖
祭酒（劭曰禮敬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私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相時唯酒沃酹師古曰如說是也）受凡杖
而不朝五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鋼以為錢
煮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以為船國富民衆行
珍倣宋版印

（劭曰在梁碭縣也）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之一曰天下之大戮也）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
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說死並非也言男子感氣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言之恨不顧危亡以此致死也）且吳
何知反漢將一日過城皇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漢將得出之是不知反討也）今我令緩先要成皇之口（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苦名也不言其姓今流俗書本於緩上妄加褭字非也）周被下頓川兵塞轘轅伊闕之
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

師古曰如此許則漢河南郡雒陽在耳猶皆不屬 何足憂然此比尚有臨晉關
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人言絕成皐之道天下不通據二川之
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
其福也後漢建武諸將征南王孫建數治之王恐陰事泄
人心有間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間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爲間也 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
師古曰言此天下勞苦 諸侯頗有失行皆
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 師古曰鄉讀曰嚮 無應即還略
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壽陽
之般守不雒之城 康曰下雒江夏縣名師古曰雒音羊氏反 結九江之浦
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
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 師古曰屈可以延歲月
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
爲什八九成 師古曰吳賢驕反 如淳曰三臣也 公獨以爲無福何被曰大
王之舉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擊榮誥獄餘無可
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
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嚮應 師古曰嚮音火故反 西至於戲
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
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
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

士熾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瀕涯也海涯之地瀕音頻謂緣海之邊頻又音賓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思師古曰饟食亦饋字也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遺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盡師古曰盡竭也音其忍反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種也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在張耳傳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不解南海尉任囂矯詔械佗曰聞陳勝等作亂豪傑叛秦相立即被佗責行南海尉事器死後佗殆自為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此蓋伍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也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貧窶之人居閭左者也解在食貨志父不憐子兄不安弟師古曰言不能保其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爲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中間不經一歲也呼音火故反劉項並和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胡臥反嚮讀曰響所謂跼蹐躑躅因秦之資時而動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以成帝王

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壹齊海內汜愛蒸庶師古曰汜普也蒸亦衆也汜音敷劒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土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嚮讀曰響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揚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爲過矣師古曰過誤也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之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開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禾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師古曰在羣臣先死身死東宮也如淳曰王特所居也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尚始公言不可以徼幸邪師古曰徼要也幸非望之福也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朝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爲丞相御史請書師古曰請許為此文書令徙人也徙郡國豪桀及耐罪已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以赦令除謫遇赦免罪者益發甲卒急其

會日師古曰促其期日又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師古曰追對獄女此則民怨而說之黨可以徼幸師讀曰儻王曰此訂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為此詐自發兵而已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清音千見反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為上客父之太子疑齊以巳陰私告王與齊怿師古曰言相垂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弃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為姦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皇言充誣逃小臣苟為姦誣激怒聖朝師古曰說字也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師古曰取必位必取勝也復報也音扶目反後雖享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師古曰選取勇敢之士以自隨從

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
子 張晏曰雖遇救終見殺也 初充見大臺宮 晉灼曰黃圖上林有大臺宮今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本大臺有作太一字者誤也誤無太一宮也 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上許之充衣紗穀禪衣 師古曰紗谷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縐者為谷禪衣制若今之朝服中禪也谷音工木反 中郎將衣紗谷禪衣 晉灼曰武賁中郎將衣次下亦同 曲裾後垂交輸
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礼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名曰交輸裁也師古曰如蘇二說皆是也 冠禪繼步搖冠飛翮之纓
占虔曰冠禪繼欲行步則搖以為飾服臣瓚曰飛翮之纓謂如蟬翼者也師古曰貝大也岸者有秉今方目紗是也繼音山尔反搖音弋招反 充為人貶岸容貌甚壯 師古曰貶大也岸者有秉
被如崖崖之形 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
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言請願使匈
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
豫圖上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
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
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 文穎曰令貴戚勻待於北軍也 奏可充即移書光
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勃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
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
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
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 師古曰中當也 充山逢館

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師古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也充呵問之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
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之車騎也盡劾沒入官如淳曰劾音胡概反甘泉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逢太子家使師古曰太子遣人之
反音史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子聞
救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教敕左右唯江君寬之充不躰遂自奏
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
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父之坐法免會陽
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
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
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
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師古曰祟謂禍咎之
字後出從示示者鬼也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將胡
巫掘偶人張晏曰胡者言不与中國故充任使之偶人桐木人也捕蠱及夜祠視鬼
染汗令有處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醉地令有伏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
充遣巫汗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也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師古
曰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鑷也灼炙也鉗音其炎反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
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
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所與亡莫敢訟其寃者充既

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
次及皇后遂堀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師古曰三輔舊事
作而厭之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罪自趙虜
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師古曰邪讀與耶同語在戾園傳師古曰即武五子傳也其中敘戾太
子後加諡置園
亡故云戾園後武帝知見有詐吏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隄博士弟子受
春秋通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
帝初即位皇后父持進孔鄉侯傳與躬同郡相
友善躬繇是以為援交游日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先是長安
孫寵亦以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與躬
相結俱上書召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
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
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
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道徑自通也躬與寵謀曰上亡繼嗣躰
又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
聞邪臣託往事以為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試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
求非望師古曰言求帝位也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
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以抨挹也字与勺同音上灼

反荊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察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躬寵迺與中郎右師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共因中常侍宋弘上変事告焉上悪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又伍宏等皆坐躬皆光禄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大陽侯躬為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師古曰謁者詐之名也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闕内侯食邑丞相王嘉内疑東平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前言言董賢泰盛寵躬宜侯賢等言董賢泰盛寵躬任用嘉以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不可不慎安邪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攪也撓音呼高反不可將順罷安邪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攪也撓音呼高反不可公卿大臣師古曰言為公卿大臣之道當如是也將軍公孫禄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頭之名内實駭不曉政事師古曰駭愚也言其愚闇不曉政事也諸曹必不僕遽不足數師古曰僕遽猶言卒暴也遽音其庶反良也僕音蒲北反遽音其庶反下詐與備之如使狂夫鳴譟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陽東山下詐與備之如使狂夫鳴譟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陽東山劍奴欽馬於渭水邊音雷動四野風起師古曰言讀曰

境京師雖有武略精兵
北（漢紀音義曰晉灼曰師古曰北陸平地也言一陳之處也音已遁反）
迹而指至（文穎曰指音狎音狎至言習也師古曰指讀也音已遁反）
之徒慣服不知所爲（師古曰慣習也音工患反）
之決者（師古曰決謂水泉廣溉灌之利）
益禍敗之至哉（師古曰言秦開鄭國渠以富國疆兵）
今爲（師古曰爲音于僞反）
穿長安城（師古曰穿音昌緣反）
山崖（師古曰崖音牛佳反）
以省轉輸（師古曰省減也）
年穀（師古曰穀善也）
以病爲（師古曰爲音于僞反）
慮強盛（師古曰以強爲字三反下同）
之（文穎曰之古字）
字爲（師古曰爲音于僞反）
十萬之衆（師古曰衆謂軍士）
烏孫就（師古曰就謂成其事）
烏孫并（師古曰并謂吞滅）
愛盡（師古曰盡謂死）
之（師古曰謂天子）

欲求名（師古曰名謂立功）
年穀因（師古曰因謂仍）
以（師古曰以猶用）
慮（師古曰慮謂憂）
之（文穎曰之古字）
字爲（師古曰爲音于僞反）
十萬之衆（師古曰衆謂軍士）
烏孫就（師古曰就謂成其事）
烏孫并（師古曰并謂吞滅）
愛盡（師古曰盡謂死）
之（師古曰謂天子）

師古曰晉灼曰音詐載謂載其事也師古曰詐音側駕反
師古曰服虔曰音詐詐偽也師古曰詐音側駕反
師古曰言不當來朝遣使言疾願朝
師古曰疑謂疑有他
師古曰弭音靡爾反
師古曰弭止也
師古曰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
師古曰單于

子顧以戊巳校尉保惡都救之衆因下其意諸將軍今卻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服虔曰謀者衆解之也師古曰言知敵有謀衆解之也師古曰其次伐交應之以甘文破爲不用兵軍所以外亦合運結親據者則間談之令其解散也）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知敵有外亦合運結親據者則間談之令其解散也）其下攻城（師古曰攻城最下）左將軍公孫祿以爲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斯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臣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宜因其喪遣使弔問因以觀其動靜（師古曰觀其後動靜之也）此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爲邊吉憂也（師古曰憂音於求反）丞相御史大夫黃霸（師古曰霸音普伯反）曰（師古曰霸言也）單于新用事而匈奴大臣數相殺今發兵因其喪而伐之是乘人之利而行不義也（師古曰言乘人之利而行不義）臣恐國家計幾先計所將（師古曰幾音鉅依反然張安世謂彼欲有其事則我謀衆以壞之）豫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言豫有形先而謀之）爲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大馬之智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留與議因建言往年發惑守心太白高高芒光又角星芒於何其（師古曰芒讀與芒同）法爲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警蹕經郡國天下驟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師古曰救警也行下更反）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師古曰厭一作壓）異（師古曰厭一作壓）臣竊以爲非然之以明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欺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救

戒人君師古曰見
謂戒慎也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
而天意得矣師古曰說
讀曰悅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
星歷師古曰著讀曰
附著音治略反虛造
文說為禍轉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闕鄧展曰郡
守謂侯相車
馳言關吏辭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自云動安之
危師古曰之化也言搖動詐
安全之計令就危殆也幸
從夫議政者苦其謂誅傾險讒慝深刻也師古曰讒
古譏字
謂誅則主惠緊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
刻則傷恩惠詐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
曰繆讀曰
曰謬以敗其師師古曰謂敗於殽悔過自責疾詐誤之臣思
黃霸之言師古曰語
在秦誓者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
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師古曰先入謂射先
為此計入於帝耳上不
聽遂下詔曰間者寇賊變不息深賊衆多兵革之徵
或頗著見師古曰
謂蓁蒙未聞將軍愀然深以為意簡練我
士繕脩干戈師古曰
繕補也器用監惡鄧展曰監堅守也
師古曰言堅牢
督之師古曰督
視察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
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
車師古曰謂為將
軍者凡舉二人就拜孔鄉侯傅宴為大司馬衛將軍
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有食
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皆交衛將軍印

綬而丞相御史奏誣罔過上繇是惡躬等師古曰繇讀与由同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泰山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護之策師古曰護詐辭也音盧谷反欲以詿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甚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立亭張晏曰立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立空地也姦人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南出之枝師古曰桑東方以桑東南指枝為已庭向北斗師古曰枹音皮義反持匕招指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祝盜師古曰或招或指所以求福非禍也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呼師古曰呺呶讙音一干反因僵仆吏就問云因已絕師古曰咽喉也血從鼻耳出食頃死當棄爰其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師古曰親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弃市妻子流徙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固師古曰廢金身不得仕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喜著絕命辭曰

玄雲決擘將安歸兮 師古曰決擘疾飛也亦馬神名也赤色 鵰鳥集橫厲亦鳥俳
倜兮 師古曰厲疾飛也倜卓也言決音鳥朗反 五采雜并鳴中五音俳 繒若浮雲動
則機兮 師古曰繒弋射矢也機謂不得其所也 悵設壯士發強弩 師古曰悵失志貌
可棲兮 師古曰棲栖也栖音西 盛威音仕中反 發忠志身自繞罔兮冤頸折
翼庸得往兮 人之縛何用得去也張晏曰陷於罔羅得不往也庸得不往也師古曰冤屈也張說是 涕
泣流兮霍蘭 張晏曰霍蘭草名也喻於地有所依馬則起蚋怒 哀帝不思己為大臣必置治也 臣驕曰霍蘭泣淚
語 張晏曰躬自以被讒枉而哀帝不思己為大臣必置治也 臣驕曰霍蘭泣淚
自喻也誅語言无所告語也 音尤故反語音牛助反 仰天光
日微 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而有照曜必 薛季宣冥兮未開 如淳
故曰月云之言流行志意浸微也 曰微 傷肝 師古曰結憒亂也 虹蜺曜兮
曰虹蜺覆日光明謂之蝀師古曰蝀音董 憒音古對反 痛入天兮鳴謙冤除絕兮誰
古曰薛孚邪氣也音子死反 君絕也師古曰鳴謙者必鳥也謙音尤故反語音牛助反

兮白列招上帝兮我察 張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 師古曰列謂陳列其本心 秋風為
我陰金浮雲為我陰 師古曰陰蔽也 鵰鳥擊兮 師古曰擊搏也 游曠遐兮反
亡期 師古曰言死不可復生 雄失據兮世我思 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
乃思我耳 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賛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 師古曰事見論語 前通一說而
喪三隽 應劭曰亨酈食其敗田橫騎韓信也 甚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
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雖 李奇曰詐為王書第而雖見納也師古曰雖讀曰唯
謂被初忠於淮而不能終為王書詐偽之策而見納用也 詠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 師古
曰謂流共工放驩兜也事見虞書詩歌青蠅 小雅青蠅之詩也其
卒章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愷

慚君子无信譖言蓋蠅之為蟲
毀汙白黑以喻佞人變乱善惡春秋
畢諶相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翬譖隱
以我為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今將授之矣翬
懼反譖隱公而殺之欒書搆郤而晉厲弒應劭曰欒書使楚公子茂語
必敗欲奉孫周以代君也公信之
而滅三郤欒書因是反弒厲公晉厲公
之辱子也中正妻子也牛讒仲叔孫
怒而逐之奔齊叔孫病牛饑殺之郤伯
毀季昭於公公疑二子於昭公昭公
伐二子二子不勝因出奔齊費忌納女楚建走應劭曰建平王為大
秦女美其勸王自納之因而構
焉亡其怨望令將叛令主殺之宰
嚭譖胥犯常執執臨事沮大
胥諫之宰又曰五胥自以先王臣心
衆異宝之敗天差大怒賜之屬鏤
妹喜申斃張晏曰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申君已有
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
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言

生男立為太子後李烈王薨李
园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上官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
謀為之宮子蘭所譖見放遂復秦昭誘
懷王会武關遂執以歸卒死於秦
趙高敗斯二世殺李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壻閻樂
吹二世於望夷宮乞為一郡不聽力益而死伊戾坎盟宋痤死
李奇曰伊戾為太子傳無寵欲敗广子言與楚客盟詛朱
訴歃加盟書以證之公以故殺痤師古曰痤音在戈反江充造
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縣蹊
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師古曰覆音芳福反縣与由同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班固　漢書四十六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溫師古曰溫河內之縣高祖
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
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師古曰若汝也有何戚屬對曰有
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
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
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潔者
言出入禁門給使令奮受之也涓音絹徙其家長安
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奮積
功勞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

比張晏曰舉胡無比也師古曰舉音也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奮為九卿迫近禁之張晏曰以其恭謹復度故難之從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比云甲乙耳非其名皆以馴行孝謹聞師古曰馴順也奇逆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揔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號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民師古曰時猶四時豫朝請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馬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撫軾蓋為敬也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字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於他室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迺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整飭之兒僮僕訴譖也師古曰譖讀與譖同譖毀非正言也對案不食然後敬為先此訴讀與譖同譖毀非正言也對案不食然後敬為先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服也禮記曰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師古曰質重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長子建為郎中令

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恙憂病再
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今言諸房矣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之舍自其所居也若
竊問侍者取親小衣中帶廁腧身自澣洒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腧音投賈逵注周官云廁行清腧中受糞
而者也東南人謂廁爲腧師古曰親謂父母小衣也若今汗衫也
衫爲侯腧師古曰廁腧者如曹人謂廁爲侯也
近身之小衣若今汗衫也
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當下建奏事於上前郎
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師古曰極謂有事當面奏陳至廷見如不能
言者師古曰廷見當朝而見時上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
里師古曰或說邑中之里內史貴人入閭里中長老
皆走匿而內史坐門側迺謝罷慶師古曰告令去慶及諸子
迺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內
袒萬石君讓曰師古曰讓責也內史貴人入閭里中長老
皆走匿而內史坐門側迺謝罷慶師古曰告令去慶及諸子
迺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內
袒萬石君讓曰師古曰讓責也內史貴人入閭里中長老
皆走匿而內史坐門側迺謝罷慶師古曰告令去慶及諸子
元朔五年辛建哭泣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
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
奏事下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被報下也下音胡服反建讀之驩恐曰書馬者與
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爲太
僕御出師古曰爲上御車而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
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

出爲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無所治說也）爲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故平陵侯具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主温舒之屬峻法更進用事（師古曰更工衡反）羣下不聊生兒寬等推文學九卿風成宣服（師古曰風讀曰諷風音諷）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師古曰不治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服（師古曰風讀曰諷）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師古曰不治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師古曰名數八公卿忠又咸宣二人）不能服友爲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者令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師古曰適讀曰謫）上以爲憂老弱不能與其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慶愬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聞者河水滔陸（晉勿曰滔漫平曰陸漫音莫千反）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塞（師古曰塞填也）

音因 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小 師張晏曰四方之州也禮萬嶽
通八神以合宣房 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於宣房宮合
敬八神耳合宣房者於宣房塞決河也事見溝洫志 淳
房塞決河之師古曰此說非也目言致禮中岳通
渭音賓 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 師古曰
又音頻 已止也 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益重賦 師古曰
去甘泉本上者則免於吏徵求在甘泉居者則見煩憂故朝廷特為流人乃
設法又益吏之重賦也一曰去者謂吏出使而優憂居人以自便也 乃
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 師古曰況賜
也見顯示也 朕方答氣應未能承意 師古曰言自脩整以承瑞
應恐未承順上天之意 是以切比閭里
知吏姦邪 師古曰比校考也音頻寐反 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益
賊公行 師古曰曠空也人不爭職是空其官 往年覲明堂放殊死無赦鋼
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 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也 師古曰
侃也如淳曰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師古曰如說是
徙四十萬口搖蕩百姓 師古曰搖動也 孤兒幼年未滿十歲
無罪而坐率 服虔曰率坐刑伝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
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所率而并提如說近之 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
盜賊衆請入粟贖罪 服虔曰憂自以居相位不能
理請入粟贖已罪退為庶人 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 師古曰懷
懷此心也 動危之而辭位 師古曰搖動曰
自欲去位 欲安歸難乎 師古曰以此危難之
事欲歸之於何人 君其反室 師古曰
謂理當然者可還家 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許欲上印
綬掾史以為見賈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

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自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愛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師古曰令自殺）

謚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除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哀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士能扶戲車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師古曰無它猶言志公也）

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心事太子）文帝且崩時誡景帝（服虔曰勑誡也何休曰不謂也李奇曰勑誡也何休曰何即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

景帝即位綰以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為謹慎也）益甚

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師古曰言何以得參乘）綰曰以謹力

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

上問曰音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以此特識之）

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劒綰曰先帝賜臣劒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劒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劒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貿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曰弛弛延也音弋爾反）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劒劒

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中也盛音成削音先召反）郎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蒙謂覆蔽之）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為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腸之內無他惡）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

吳楚反詔綰爲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封綰爲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詘栗卿之屬師古曰太子竇爲臨江王故詘其外家親屬乃賜綰告歸而使至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傅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師古曰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然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上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職師古曰太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綰不申其寬免因多坐不喜者而君不任職

之後慙謁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告取不疑謝有之師古曰云實取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爲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無奈其善盜嫂何也師古曰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脩吳楚時功封不疑爲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方武帝即位與丞相綰

徒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爲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爲長者薦益曰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醫見於天子時爲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服度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誹也張晏曰喑重不泄下文故溺洿是以得近宿者得近宿後宮也仁有子孫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之說比來也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夫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常衣敝補衣溺洿敝補衣溺洿故爲不絜清師古曰故爲不絜清之事而獎敗其衣服也溺讀曰褲褲以藉其尿以是得幸入卧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不泄也上時問人師古曰問以他人之善惡二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言致如此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發之故云上自察之景帝乘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自幸其家家私之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師古曰重謂敬難之終無所受武帝立爲先帝臣重之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嫗高祖功臣安平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讀曰悅歐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刘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大經說者云刑刑家名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然其人長者景帝時萬重厚爲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爲御史大夫歐爲吏未嘗言校人剌以誠長者處

官師古曰剌與專同又音之統反官曠獄事有可郤郤之人師古曰退令平審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而封之如淳曰不正視其閒見冤而無恨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借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訥遲也敏疾也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淳

文周仁爲垢汙君子譏之

萬石衛直周張慶第十六

文三王傳第十七

祕書監班固 漢書四十七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有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武爲代王四年徙爲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巳十一年矣師古曰無數其爲王之年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師古曰比頻也留謂留在京師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

宮欽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吳楚吳楚兵銳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傷略與漢中分孟康曰梁所處吳楚之退略與漢同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蘇林曰陳留比縣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讀曰導言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師古曰取梁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苑鼓偈節制而後下知之若繩墨焉睢陽曲合陳以為故公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伯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五基耳庾蔚之俗云平臺也復音大自反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蹕入言蹕師古曰謂天子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蹕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仆射清道傳蹕止人清道也擬於天子師古曰擬比比音疑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焉公孫詭鄒陽之屬鄒古曰言皆游梁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曰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古萬也且百萬金古曰百也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

孝王不朝景帝使持乘輿（四馬）迎梁王於關下（鄧展曰但淳馳馬曰也臣瓚曰駙乘駕副車馬皆生言四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三馬師古曰駙副車也應說是）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略反）與漢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服虔曰格音拾闕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閣師古曰閣張說晏說是）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師古曰不敢更求嗣此事言於太后）事祕世莫知袁盎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爰盎及議臣繑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

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傅晏亦尚之后從弟譚（師古曰譚讀與由同）博代為大司空號以蕭望之道繇是師丹免

京兆尹與交結詐成罷數歲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音至尊至親阿黨共冒無益政治上遂罷吉故事封丞相不滿千代光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臣獨匪過制誠慙懼願還相入今奏賞不行使孔鄉侯晏風丞

議玄言喜已無子侯博曰已許
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
有死耳玄即許可重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
鄉侯何武前亦坐以
即并奏喜武前亦坐以
之封非所當得也請免爵於治雖已退免爵土
怨喜疑博云承指即召玄詰尚書問狀玄辭服有
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幸
相玄上卿晏以外戚封侯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
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為百寮先皆知喜武

沐邑奏之不后太后廻說為帝壹發師古曰說讀
孝王未死時財物錢萬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
黃金尚四十餘萬其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帝壹發師古曰悅發古文假字
王而參復為代王文帝
在代五十一朝凡二十三年薨子共王立四年代孝王參初立為帝壹發師古曰悅發古文假字
二十九年薨子康王嘉
師古曰始以為關後代王文帝
四十年薨子頃王遂
中山孝王興子十七年薨子簡王竟
元鼎元年封興子勃海王舜為中山王
二十四年薨子哀王昌
元鼎元年封興子勃海王舜為中山王
四年薨子時奧女弟則私通及

年立爲王後則愛重
來殺之增怒曰爲王
頃太后所（師古曰謂王太后所愛）
入宮（師古曰捐王支捐年使從來
年不絕有司奏年淫
湯沐邑百六十三年國
興滅繼絕白公其太后
奉代孝王後奉墓位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
五年一朝凡再入朝閑

子貿爲梁共王（師古曰云次
子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
爲濟陰王皆以孝景中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子
邑侯立七年坐驕恣殺其
廢徙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
彭離驕悍（師古曰悍勇也）
行慓（師古曰剽劫也音瀕妙反）殺人取財物以爲好（如淳曰以是爲好喜之事也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所殺發覺者百餘

除明年梁孝王武薨
梁孝王子五人爲王太
子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
爲濟陰王皆以孝景中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子
邑侯立七年坐驕恣殺其
廢徙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
彭離驕悍（師古曰悍勇也）
行慓（師古曰剽劫也音瀕妙反）殺人取財物以爲好（如淳曰以是爲好喜之事也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所殺發覺者百餘

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爲庶人
徙上庸國除爲吳河郡君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亡
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孝王
支子四王皆絕於身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
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
親平王之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梁王即
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闕尊應劭曰見詩
闕門雲雷之象以金飾之也鄭氏曰上盡刻下盡雲雷
爲山雲雷之象師古曰鄭說是也闕謂古重字直千金戒後世毋
寶之母得以與人師古曰寶謂愛守也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
后曰先王有命母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
白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閉府取尊賜任
后又王及母陳太后重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
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閤門
李太后與爭門措拍晉灼曰許慎云措手也字借以爲笮音
后啼諱師古曰諱音火故反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
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
李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止者止其自言也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病薨病
時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待喪元朔中睢陽
人奸反師古曰奸姓反名也奸音岸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
出同車奸反殺其伉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

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友急執友親戚友知國
陰事飾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貴狀時相以下具
知之欲以傷梁長史書闇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
卿治奏以爲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陳太后）天子曰首
惡失道在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知不及）無以
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
湯沐成陽邑皇太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
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十一
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共王嘉嗣六年
薨子共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大傳輔

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
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鬼畜置外
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
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音一口反）夜私出宮傳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
於是者數歲亞元王女弟園子爲立景王子昭爲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
爲（師古曰言罪不能至重也）遂與園子姦精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
立對父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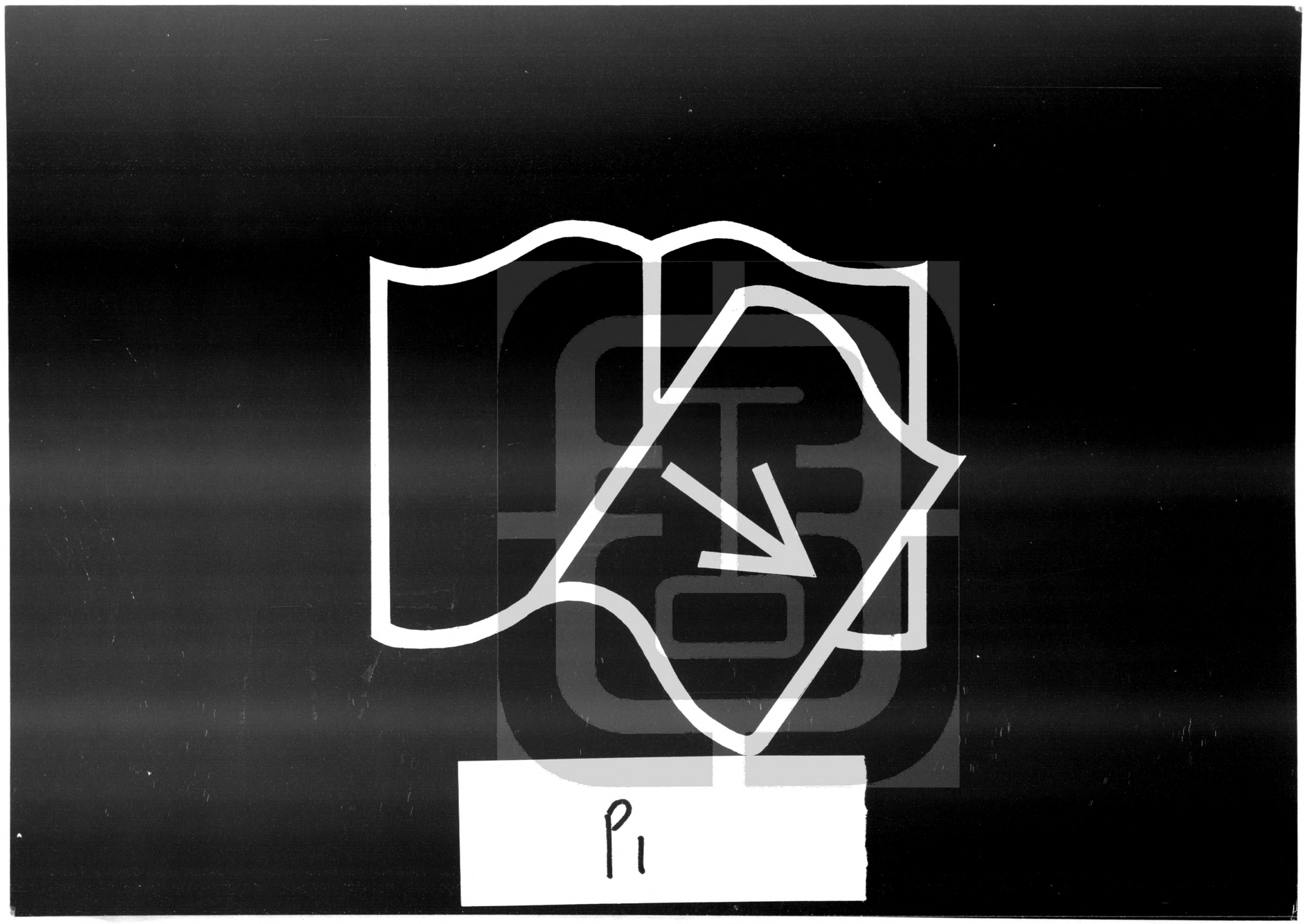
禽獸仁請誅太中大夫公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舅不欲見外也師古曰舅謂當門之牆以舅藏者也外舅公於門外為之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閭中善之言應劭曰中閭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以為衷也師古曰棲棲近也言王之於親情無踈遠皆昵近也舍之交積林本也應說非之棲音七豆反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爾近也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傳讀曰附益於治道汙幾宗室孟康曰幾音漫師古曰幾音謾謂深染也以內亂之惡披市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又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與姦案事者迺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改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猶曲也以三者撲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恩復蓋之則討之上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情問皆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著明也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命於下吏也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汗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滅刷除之也音所劣反甚得治親之誼

天子由是寬而不治君數歲元廷中立復以公事怨相掾及雖陽丞使奴殺殺之殺奴以誠口几殺三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師古曰逆取曰篡有詔誅上不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師古曰抵就問也至移書傳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有戒勑之言詩暴妄行師古曰詩雨無正之言也音布內反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師古曰此言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讕置辭師古曰抵音丁禮反讕音來旦反讕謁誣辭也騎奴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

師古曰不首謂不尖其罪也主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首音失救反以者於法令文下亦同丞相御史請收繫獄明詔以當今王當受詔置辭恐終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厚恩復遣巡尉大鴻臚雜問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北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敎汝傳相中尉皆以輔正爲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櫝匱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貢冉有季路之辭也言虎兕出於檻龜玉毀於櫝匱皆非典守者於法令文下亦同丞相御史請收繫獄明詔以當今王當受詔置辭恐終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厚恩復遣巡尉大鴻臚雜問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北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敎汝傳相中尉皆以輔正爲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櫝匱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貢冉有季路之辭也言虎兕出於檻龜玉毀於櫝匱皆非典守者過也師古曰過邪踰輔相人首當能特危扶顛也書到明以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官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師古

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傳相亦不純以仁詔輔翼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閒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耦伺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宮殿之裏手聾過失亡不暴陳當罪伏重誅以視海內師古曰讀曰示數蒙聖恩得見貰赦師古曰貰覓其罪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什陽病師古曰僵什音臥地也僵音薑什音起徼幸得踰於須臾更須重誅師古曰須待也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爲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爲梁王奉孝王後莽貪國絕賛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也曰愛親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文三王傳第十七



P1

水師古曰遊水出西南入湘也爲賦以弔屈原屈原賢臣也
陽海山北流入湘也爲賦以弔屈原屈原賢臣也
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憂動而言遭憂而作此賦其終篇曰已
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宜追傷之因
以自諭諭告也其辭曰恭承嘉惠兮師古曰恭敬也嘉惠謂詔命也竢
罪長沙師古曰竢待也久聞屈原兮自湛汨羅師古曰汨羅水名
在長沙羅縣故自汨羅俗讀曰覓汨音莫狄反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師古曰造至也
託其沐也造音千到反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張晏曰罔無也極中也無中正
之道以至此也烏呼哀哉兮逢時不祥師古曰呼讀曰嗚鳳伏竄
兮鴟鴞翔翔師古曰鴟鴞惡鳥也鴟音丑脂反鴞音于驕反鴟音丑之人
兮讒諛得志師古曰鬨音下材反諛音羊朱反也鬨音丑之人曲反賢聖逆曳兮方

正倒植師古曰植立也音值謂隨夷溷兮
子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師古曰溷濁也音胡困反謂跖蹻廉
反蹻音居略反並周人盜名跖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竟死為鉥兮
刃為金師古曰世俗謂利為鉥音于筊默默生之亡故兮
憋劬巨默默不得意也默音莫白生先生也亡故遇此禍也師古曰言盈
康郵兮郵氏曰康郵乞盆瓦也雅曰瓷瓦盆也郭璞曰瓷音五列反郵音尤古反
鹽兮師古曰龍讀曰疲羸跋也騰蛇罷牢驂蹇
曰龍蛇車也章父
萬傻漸不可久兮師古曰章父智人在上也父謂日南冠乃
生獨離此咎兮憋劬曰善咨嗟也咎過也遇此難也師古曰離遭也
張晏曰辛離憂下音
鳳也師古曰辛音其其知幾兮師古曰幾音鉅衣反不知我也
子獨宜懲毖誰語師古曰懲毖謂警戒也懲音直冷反毖音必至反
固自引而遠去師古曰言至乐也
歎兮憋劬曰歎音息廉反歎曰螭龍刺水中害魚者也
憋曰也欲合螭龍潮足神龍游也
汩汩潛以自珍張晏曰汩汩深藏也師古曰汩音于筆反
鳳縹縹其高逝兮師古曰縹縹輕舉貌也縹音匹妙反
羿彃九烏羿堯時人也彃射也烏謂烏之九頭者也彃音工弔反
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
羈兮豈云異夫大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師古曰般音盤般反也紛紛猶言亂也師古曰般音盤
是也字從丹音之丹離憂也郵過也
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鸞鳳之放離之咎
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自全於原耳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
言人之離郵不過至原耳師古曰言往長沙為傅不足言懷但用
也都邑皆未詳自貢歷之事
鳳皇翔于千仞兮覭

德輝而下之師古曰增重也言見奇絕之人而去之險阨之處也言其極高夫容吞舟之魚鯨魚大者也吞舟謂其口廣大可容吞舟之物也而挂罥於蝮蛇之口蝮蛇毒蟲也罥音絹挂音卦言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異物來集余舍孟康曰可舒時止于坐隅貌甚閑暇異物來集余舍孟康曰可舒時止于

師古曰八尺曰仞言其極高夫仞尋常之汙瀆豈容吞舟之魚鯨魚大者長數里吞舟魚小船也汙音烏故反瀆音徒木反蝮蛇小蛇所害師古曰罥音絹挂音卦蝮音扶富反蛇音弋奢反罥絹也挂罣也言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異物來集余舍孟康曰可舒時止于

遺物德與道俱泉入感感娭惡積意李奇曰感入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師古曰言家操好惡積之於心意也 然自喪服虔曰絕聖棄智而工具身也師古曰喪息浪反 真人恬漠獨與道翔師古曰恬安也漠靜也 釋智遺形超然自得音先的反 寥廓忽荒與道翱翔師古曰荒音呼廣反 乘流則逝得坎則止孟康曰易坎為險漢除險難而止也張晏曰謂奚易則仕險難則隱也 縱軀委命不私休息也 澹虖若深淵之靚汜虖若不繫之舟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靚音靜與靜同汜音敷劒反 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舟也 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蕃祥何足以疑師古曰蕃大也蕃音扶元反 後歲餘文帝感鼂錯之言不受釐坐宣室釐音僖宣室殿名也

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夜半文帝前席師古曰漸近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誼聽說其言為之耳言受神之福也 上因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誼傅之數問以得失 誼復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侵地過古制 師古曰疏比也上王甚氏也建立也立制節也 迺拜誼為梁懷王太傅 王比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 師古曰匡正也 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埶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大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

傷道者難備以疏舉師古曰進言不可書條記也進言詔書皆詔陳說於天子已安已治矣師古曰進言者詔陳說於天子前者也治音直吏反下並同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師古曰言其謂治安即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諂諛也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厝置也音千故反未及燃因謂之安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搶音楚羊反攘音女庚反師古曰紀理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前車覆後車戒也師古曰言一事之中何者爲急何者爲急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之

敬意之樂勿爲可也繼孔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謂遵言遵法制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下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師古曰程式也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便少知

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弭治體者謂自謂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率無忽師古曰忽怠志也臣謹稽之天地師古曰猶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鍾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立以易此師古曰易改也天樹國固必相疑之埶鄭氏曰埶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埶也師古曰瓚說是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忒也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親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鄉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又不順命而陰有邪謀爲害不軌比王二父數擊取深陽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嚮者方也行義未過師古曰行德音不卑順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年二十有加焉猶尚如是邦

吳大諸侯師古曰吳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天也擅力日十倍於此一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音丁禮反其下亦同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衰劣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異淮西濟北之寫爲邪此時而發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孟康曰彗音銳衛曰中盛者必暴其炎也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彗謂暴曜之也曜音所貴反又音所衛反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殛隋墮肉之屬而抗剄之應劭曰抗其頭而剄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到割頸也隋音工臥反豈有異秦之季世

庫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君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平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師古曰曩向也謂昔時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公者皆亡恙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割高胥腰之地以王諸公孰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非有疾室之勢以爭席之也應劭曰礼鄉大夫之妻與夫同席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也當步丁反非有疾室之勢以爭席之也師古曰言不以疾病而臥室中爭席也諸公幸者延爲中涓其次釐得舍人師古曰釐治也言繕得善人材之不逮至淫亂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高胥腰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淫亂師古曰淫過也音以針反然其治皆上計之與諸公非親用材而臣之也劉敬爲安於陛下之不能也然猶百有可話者曰信越等以疏故及誅設令子弟皆若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概爲安於陛下之不能也師古曰概平也言不以疏遠故一概誅之也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文王王代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讓曰諸侯王表悼惠王肥高帝長庶子元王交高帝同母少弟文王恒高帝第四子幽王友高帝第八子共王恢高帝第九子

王淮南六七書人皆言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治亭臣又知陛下即位能爲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師古曰自以天子昆弟而不論居臣之義意二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師古曰擅專也其者或載黃屋左纛師古曰載謂施於車上也黃屋車蓋之制左纛以牦牛尾爲之在車左邊人赦死皇師古曰擅專也其者或載黃屋左纛師古曰載謂施於車上也黃屋車蓋之制左纛以牦牛尾爲之在車左邊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止則陛下之憂可致乎師古曰不軌謂不法制也致至也幸而察至法誅之詔加動親戚天下圜視而起有悍如馮敬者如淳曰悍勇也馮無擇也名忠直爲衛大夫奏淮南厲王謀之師古曰悍勇也已音已陷其阸矣師古曰阸古厄字諸侯則爲刺客所殺陛下雖賢詔與領同師古曰領理也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毋女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師古曰襲因也改事法制使不然既有徵矣師古曰徵證驗也其孰善之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師古曰既古文概字明帝慶之高不能以安後世將姬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師古曰莊子謂庖丁之名也屠牛者之名也虽見管子而芒刃不頓者師古曰解支節也言其骨節之間皆有空也頓壞也音胡濫反所操擊剝割皆衆理解也師古曰解支節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師古曰髀股骨也髖髀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髖音寬髀音陛又音必尔反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所操者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

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干月（師古曰嬰繞也）臣以爲不
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勃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師古曰尋前事之蹤跡）大抵彊者先反淮陰
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綺胡則又反（師古曰綺依也言於綺反）
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
徙反長沙遠在二萬五千里而最少而最亢勃
最忠非獨性異人也（晉灼曰言勃形勢然也）蓋令樊酈絳
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晉灼曰言勃可也師古曰）
（昔時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

勃可有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欲諸王之
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足子之勿道臨則莫
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
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師古曰使遵禮義也）國小則亡邪心（師古曰使以義使之）令海內之勃如身之使辟辟之使指莫不制
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
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師古曰若干豫設數也解在食貨志）使悼
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次下亦同）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

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
君之師古曰須待也諸侯之地其前頗入漢者爲徙其侯
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陛其侯國也在諸侯王而大者相入者則一正其疆界令其間絶其子孫者分諸侯子之言已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
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誠以定海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
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師古曰慮高也下無倍畔
心上無誅伐之志師古曰倍讀曰備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
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賈高利幾之謀不生柴
奇開竟之計不萌應劭曰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
故曰順師古曰鄉讀曰嚮
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衰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
遺腹在襁褓不危也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衰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衰喪吉容衣夫子未坐廟事先帝衰衣也師古曰應孟二說皆是
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擯
諸憚而久不爲此師古曰憚畏難也音徒旦反
瘴如淳曰腫足曰瘴師古曰音上勇反一脛之大幾如
股師古曰幾並音巨依反平居不可屈信師古曰信讀曰伸一旦痛身
慮亡聊師古曰憮謂動而痛也聊賴也憮音田六反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師古
曰錮疾堅久之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爲治也已語終辭病
非徒瘴也又苦跋鑿師古曰跋古蹻字也音之石反足下凸
今所呼腳掌是也鑿古疥字言足瘻

又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師古曰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爲從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師古曰惠王親兄子齊悼惠王肥是天下安故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師古曰偪古逼字且故曰非徒病瘧也又甚跛鼈可痛哭者此病是也鑾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師古曰侮古侮字爲天下患至亡已也師古曰言不可止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王之操也師古曰徵召也令號令也操持也謂天子操持之柄高反天子共責是旦下之禮也師古曰共讀曰恭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亦反顧猶倒也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師古曰顛倒如此而不能解救是謂國有明智之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師古曰亶讀曰但亶音壇縣音胡卦反夫辟者一方病乘者一面病乘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高爵不得不輕得復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懈弛而不易也不易也如淳曰五尺請小兒也言無小大皆當自爲戰備斥候備邊境之吏常明張幕設候望烽燧不得休息今匈奴入侵盜邊殺人驅略畜產則邊境之吏以聞烽火舉矣邊郡太守各堅守其職都尉各將其士卒以救之發騎追擊驅逐出塞此則邊境之吏已不勝任矣又類之以上不輕得息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師古曰醫者謂可爲

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
勢既卑辱而猾不息長此安窮師古曰言匈奴無已時窮極也進
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臣竊料匈奴之衆師古曰料謂計量也
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
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
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
使送公主者如說不肯行發之因以漢重告匈奴也師古曰中行說漢
行姓也說音悅重直龍反說讀曰悅中行說事具在匈奴傳
亟不搏反寇而搏蒐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
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
令不信師讀曰伸信也坤
可爲流涕者也今民賣僮者如淳曰僮謂
緑衣紛紛偏諸緣師古曰如淳說非也偏諸緣
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師古曰入廟則服之宴
妻之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
晉灼曰以偏諸緁著衣也師古曰緁音鍵音
交謂以偏諸緁著之也緁音少千反
者剩爲衆文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宴客者以
美者綸組師古曰綸青絲綬也組音子反
被牆師古曰被音皮二反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師古曰得
宜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

而天下不亟者殆未有也師古曰謂財力足也音其勿反其帝之身自衣皁緆師古曰緆厚繒也音徒奚反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發妻緣其褎師古曰發賤者庶賤者此言所謂辨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人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至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屬矣師古曰屬音其勿反盜賊直須時耳師古曰言時而發然而大人不敬也至士孳孳師古曰無怠惰之貌孳音子之反爲大耳如淳曰好爲大語者大俗至大人不敬也至士孳孳師古曰無怠惰之貌至胥上也師古曰胥須也如淳曰胥須也言須臾之間而盜賊發也

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師古曰謂商鞅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子壯則出贅應劭曰出作贅壻也贅音之說反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之身體之有肬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爲質也贅音之說反分音扶問反借父耰鉏且饭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同飢無禮之甚也哺音步故反并心於進取而相倚以計校也師古曰耰摩田器也言以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於其恩德也聽服虔曰許猶罵也張晏曰許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許音虛偽反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師古曰併並也倨音其據反禽獸者立幾耳師古曰唯有慈愛其子而貪賄利小異大并心而赴時猶日蹙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蹙音歐師古曰蹙謂拔而取之耳

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所求者得也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師古曰反還也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師古曰信讀曰伸一曰信任天不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孰知其咎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從其德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後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不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今其甚者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曰廡殺父兄矣次主者劉寢戶之簾師古曰劉謂割取之也室戶掌兩廟之器師古曰掌主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師古曰掌音之兩反

書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剽謂不陰不顯也劫也音頗劫反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服虔曰東矯僞徵發盜出十萬石粟師古曰服說非也謂所在郡國六百餘萬錢粟傳而行之令詐爲文書以出倉粟過十萬石耳非請徵發於下也幾音鉅依反郡國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爵或爲便者乘傳車馳行郡國以寫奠也師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爲之人詐寫詔令矣作賦斂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行音下更反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而大吕特以領昔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師古曰特徒也言不以領昔爲事也領大且徒以海書勳會爲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焉也師古曰活安也音侯兼反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使天下曰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

管箎師古曰刁所以削書礼管箎所以盛書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古曰紀理也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師古曰植建也僵仆也壞毀也音壘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師古曰若以管子爲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也若以管子爲智謀日臣竊以爲過君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缺譏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今四維絕大辟又十三歲而社稷爲虛師古曰臣竊以爲過君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缺今四維絕大辟又十三歲而社稷爲虛師古曰

戏師古曰戏讀曰曩次下亦同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師古曰婦爲德且爲官道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效人之所幾幸而民衆信上不疑惑師古曰衆信謂共爲忠信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揖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揖所以刺船也詩云維繫維之揖音集之音楫受之殷爲天子十有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師古曰遠音于万反何二代之君有道之長初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孝王者太子孤生固舉以禮師古曰舉之於始也使士負之有司擁肅端冕師古曰擁抱也負音扶

讀曰見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師古曰赤子言其未有所識若其已亦 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 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意義師道之教訓 師古曰保安也傅輔也道讀曰導其下亦同 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 保少傅少師 幷與太子宴者也 師古曰宴謂宴居 故使孩提有 識三公三少固明 孝行禮義以道習之 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攜之 逐去 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 天下之端士 師古曰慤正也 端音徒緣反 使與太子 慤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 師古曰慤音苦角反 居處出入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師古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 猶生長於齊不能不 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 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 其所耆必先受業 師古曰耆讀曰嗜 擇其所樂必 先有習 師古曰官謂官舍 學禮曰帝入 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 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 帝入西學上賢而貴惠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

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齒則貴戚有等而下不踰
矣師古曰踰與踰同謂越制帝入太學丞師問道退習而善於太
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岸其不及師古曰岸謂峻不平正也則喜智
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
化輯於下矣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又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
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師古曰過則記徹膳之宰師古曰有關則諫之
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非旁詣之木師古曰誠惡事者書之於才敢
諫之鼓師古曰欲顯諫者則擊鼓聲也大夫進謀士傳子
庶民語習與智長故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師古曰言無所不通也
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師古曰朝以朝夕月之暮皆迎其
音直遥反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師古曰饋
同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師古曰鸞和車鈴也事
采齊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
齊又作洗此音律和反趨中肆夏師古曰亦樂詩名趨
疾步也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肆音式忍反所
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
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長音直兩反夫三代之所以
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
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
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師古曰詩譜畫相片鄭也音居謁反固

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臣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訐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芟草菅然師古曰芟讀曰刈菅茅也音姦岂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師古曰道讀曰導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言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已事已往之事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事迹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事迹可見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事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轍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師古曰諭曉告也選擇也擇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知道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師古曰貫習也積習之事相爲則師古曰書讀曰曙又其長而成俗異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師古曰耆讀曰嗜又其長而成俗異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爲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諺古已將然謂欲有其事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

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
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
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
天地耳目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猶及也然而曰禮云禮云者
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日遷
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遷畏辠而離孔子曰聽訟吾猶
人也必也使毋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
其無訟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察風俗師古曰取謂所擇用也俗謂所共置也
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端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也萌始
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亦一日而危也皆以
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
義治之則禮義積禮義積則民和睦以刑罰治之
則刑罰積刑罰積則民怨畔禮義者積善之謂也
而民怨畔者或言之而不從或欲之而不與或
好之而不道之或教之而不順之或說之而不
樂之或安之而不慰之或成之而不遂之以
此六者積之於己而民應之以怨悖之道也
故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風俗齊樂而安
子孫寧慶武師古曰寧安也慶福也泰
同絘而關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
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二它故矣湯武之定取
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

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先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陛士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陵乘也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師古曰近音其勤反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縣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前者有罰師古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蹙所食之草也就音

人之置器皆諸安處則安置之陽或所置諸危處則危置之陽或二以異在天子之旁者仁義禮樂不可須臾離也須臾猶言暫也離去也樂音洛離音力智反離被也被音皮義音宜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身子孫誅絕爲天下大戮此人之言曰殺人之父子如人之身子孫誅絕之也言人之父子如己之父子也己音居里反殺人之父子人亦殺其父子人之兄弟人亦殺其兄弟人之主人亦殺其主人之君父人亦殺其君父此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審矣故妄言人或

于大見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自宰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殊遠不敬也師古曰遠離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曰體貌猶言禮容而敬之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則曰伯舅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父也而令與眾庶同黥劓鼠髡刖笞傌乘市之法蔚林曰傌音罵然則堂不上陛廁被戮辱者不泰迫也師古曰迫迫天子也廉恥不行大臣無廉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之心廁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淳曰決罪曰當閻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

黥劓鼠髡上一罪也投鼠而不忌器之曰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之藉也音子余反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更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誠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紲之師古曰紲音先列反輸之司寇小史詈罵而榜笞之師古曰榜音彭又音步光反非所以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亡吾亦廁可以加此也蔚林曰知其有一旦之刑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

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
伐而滅之師古曰行音胡剛反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
面吞炭鄭氏曰釁隙面以易貌吞炭以變聲也師古曰釁熏也以毒藥熏之必報襄子五起
而不中人間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
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
讓也反君事讎行若伯叟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處
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
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頓頓
亡恥師古曰頓讀曰鈍美詬亡節師古曰美詬謂無志分也美音胡結反詬音后廉恥不
立且不自好師古曰自好猶言自喜也好音呼報反苟若而可師古曰苟若猶然故兒
利則逝見便則奪師古曰逝往也士有敗則因而挺之矣
脆度曰音挺起師古曰挺音式延反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
此師古曰此於人主為不便也便音頻面反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
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蘇林曰粹純也言其執委在群下俱亡恥俱苟
妾則主上最病故吾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
所以厲寵臣之節也故吾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
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簠音甫又音秋簋音軌坐
臧汙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惟薄不脩坐
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官不職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罷

讓曰疵事音人余反故責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譪之也師古曰譪古呼字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曰界域也毛作纓曰冠喪服也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辜耳應劭曰請室今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音絜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治之也加劒當以目刻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師古曰應如二說皆是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裁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師古曰盭古戾字音廬結反則其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言自裁之也拜音才戒反曰子大夫自有過正服虔曰子者男子美稱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師古曰意謂反意惡好也好爲志氣也嬰以廉耻故人孙節行師古曰嬰加也孙尚也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孟康曰唯爲主耳不念其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師古曰言能如此故可以爲法度也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李奇曰志記也凡此上陳廉耻之事皆古記也如淳曰此謂此人能使忠臣以死杜稷之志比於金城人皆懷德義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壞若金城也晉灼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文義可曉矣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

立故吾曰得與之俱存矣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
安師古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夫音扶 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
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可託攝柄
不須復制御也六尺之孤未能自立者也 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立上
何喪焉師古曰如此則公主上無所失 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服虔曰被謂亡
國也師古曰顧反也又謂久行之世二曰向不為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陛級之事 故田可為長大息
者此也師古曰誼上疏言可為長大息者六今此至三而上甚盛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贊云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是
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
安獄治卒立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
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殺竟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
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
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
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
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
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
強擅恣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子太
子之孙特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扞得宜則衛已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地遠邪北
陽近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
陽北大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黶子也著皆直略反

漢興以來大國耳師古曰謂其封域廣大也然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今主之行異布衣布衣之士所以為名義者為其能分人主哽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師古曰蝟蟲名也其毛為刺音謂如蝟毛之起也其等齊古言輩義無異義諸侯同義者如淳曰不謂諸侯封越地也兩之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陽外立之也東面最北出門曰上東門師古曰東陽縣名也陛下以為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師古曰蝟蟲名也其毛為刺音謂如淳曰不謂諸侯封越地也兩之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陽外立之也東面最北出門曰上東門臣竊為陛下安社稷固不取高皇帝不

曰使臣可安耳師古曰言使臣之身可以安耳
師古曰恬安也言陛下處尊位之時當今恬然遠慮深思之旨少
心勞力以除六國之亂成帝業以垂萬世名號今陛下力制天下而指麾
意如所曰但垂衣指麾而已則所欲皆如意高拱
身亡事高亂宿亂既孰視而不定蘇林曰言高亂宿亂既孰視而不定師古曰言高亂之後
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密未可謂仁臣閭巷主喜
問其巨而不自遣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而不自遣事師古曰則與哉同
愚忠惓惓之計願陛下留幸察梁王北界秦西至高陽得
計陛下幸而許之文帝於是從諸
大縣四十餘城梁城最大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
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即上必新故王
之也上感誼言乃徙立阜陵侯安為廬江王
不知計畫師古曰傳惑也畫謀也
忘其父哉師古曰言若是豈忘其父乎
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人子適足以
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言足以負謗於天下耳
與如臣者孰言之也使淮南王不幸而赦遣之自疾
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兵中快志則王以

人之向師古曰制利也音式亮反固為俱虜帝已南雖小猶布嘗用之矣漢若有時幸耳
夫擅仇人足以危國創鉅痛深而為四四之一心子之衆讀之時此非
有二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疑有誤者詳前事起於細故誠兵
於無柱之間師古曰謂無柱礎之處也言其細微也所謂假誠兵
為亂藁者也師古曰藁草也言其易枯也陛下少留計梁
王請墜馬死師古曰墜音直類反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言
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遂淮南王喜於
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以三子以王之後
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
從舉兵齊孝王將閭師古曰將閭齊之勇士也將音子匠反膠西膠東膠西蘭川
皆高帝子孫反西卿京師師古曰卿讀曰嚮
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
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
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師古曰言
繼其家業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
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伊尹
管管仲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

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改定制度以漢爲主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飼三表以係單于師古曰貢謂奉獻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經常義也愛好有實色詐可期十死一生波瀾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輿以寵其目賜之高堂邃幕安寢美食珍味以媚其口賜之鳴琴鄭衛之音樂婦人以媚其耳賜定于食之以寧其心此五飼也其術固以跡矣詔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極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師古曰陳拾也自過觀以下並文家之詞也

卷49-卷63